書
碑銘

知守齋集 四

知守齋集卷之七目錄

書

上寒竹堂申公 銋
上圃陰金先生 昌緝○二
與李陶菴 縡○二
答朴黎湖 弼周○二
答金渼湖 元行○三
答金領相 在魯
與洪左相 致中
答李判書 宜顯

與金奉朝賀 有慶
與申左相 晩
答洪參判 重疇
答沈判書 宅賢
答徐宗伯 宗伋
答李箕伯 箕鎭 ○二
與尹畿伯 陽來
與徐海伯 命九 ○二
與金太白 鎭商 ○二
與李幼玉 瑜

與尹景孺汲
與李子三台重
答安愼甫相徽
答申敬瞻思建
答李夢與英輔○二
答趙宜寧榮祏
答洪盛仲晉猷○二
答鄭兵使賜賓○二
答李幼文奎鎮
答徐聖欽命勳

答尹光甫得謙
答申震輝喈
答安姪宗孝
答洪婿益彬
與洪婿欽輔
與尹婿著東○二
答洪孫相纘後改名秉纘
答洪孫遵漢
答龍江院儒
答道基院儒

上仲父三

上從兄參贊公宬基○二

答再從兄知樞公廣基

與再從兄進士公慶基

答三從弟子恭肅基

答族兄體元健基

知守齋集卷之七

書

上寒竹堂申公
銋○在東萊匪所時

昨憑家書伏承六月前安候區區下誠豈勝欣慰之至伏未審卽日體中諸節更若何遠外瞻慕日夕勤止海外地角徒勞魂夢而已孫婿粗保本分無他撓而情理去愈難堪奈何奈何又聞加等之論已兆於論思之疏只得拱而俟造物者處置矣曾見尤翁在海上答人書每說頭粘頸上四字今日眞是此境界不能學古人一事半事只有此事不幸相似還切伏

笑前書仰白以書賜古人處坎居困時言行之意伏望下投於速褫幸甚幸甚自傍人觀之在今日爲此言眞是歇後不緊底而朝聞之義亦不可法耶適有入京信便暫此不備

上圃陰金先生 昌緝○因省覲在開寧時

昨因京褫伏承遠賜下復伏審無前潦炎氣體一向平安欣慰之極誠不任區區又況誨戒諄複牖導委曲自惟顓愚何以獲此感而且媿不知所喩門人侍奉粗安身亦免大病而委靡頹惰已成痼肓或到深夜淸朝神氣稍爽之時內思愆殃有時懮怖覓死不

得而外誘在前輒又一味胡行良心之發不能擴養持守者實由於志不立之致竊自念不如是是藥之訓懺悼日積今此下教切中病根自强二字眞似珍劑對症銘心感激之外更何容陳說也地圖今始粧簇送上而幅員旣大工手甚拙朴陋極矣悚仄悚仄新模一件亦不甚麤而邑中苦無書手欲自移書而細字難成不免以白本仰呈尤切罪悵餘燈下暫白不備

上圃陰金先生

獻歲發春伏惟道體履茲三陽神相休泰離違以來

居然易歲山川間闊便使甚稀雖未能數奉起居狀而下情瞻慕與日俱積迨不自已前冬伏奉下賜復書迄今披讀感戢德意何以盡喩只由氣稟懦緩立志不固悠泛之際駸駸日趨於汚下之地時或善端乍萌暫有瞿然反省怵然改圖之心自訟之言盖發於此際而不逾晷刻忽又忘失乍悔復然職由於此及承下諭始覺其不能真切自訟如疾痛之求良方者愧懼之餘方欲祇承毋越而素無定心固陋蒙昧其終免於自欺欺人之歸何可必也冬來始讀大學而義理推尋固不敢望日間功課亦不及年前初讀

時日月荏苒年齒漸大冗務纏緜逐歲漸加伏切悶
歎

與李陶菴縡

苦雨雖少收而老炎猶未退不審靜體動止一向神
相萬安區區溷仰未有已時而憂病惱撓暑熱呻憊
久未申候只切悵然拓基老人當夏少寧日已多悶
切召命尚未收回窘蹙悸恐尚復可喻日者批旨至
有欲手諭而擧管還止之教尤極悚兢今朝又治上
小疏顯俟嚴譴而已春間範台書擧睡谷相公庚寅
嚴旨去位後辛卯史官來守半年又被手書不免黽

勉一行一登對卽歸故事以資旁照而淺見竊以爲睡谷當日所遭視今既有輕重之别辛卯被召亦以北咨後招延之故不須比論數昨歷過時亦對之如此範台固謂其誠然而又云撕捱之難出場以今視昔却尤不易其言亦果然矣但念一脚之動難保其善收殺如或値十分難境不容一味無變動處則欲前進半程陳章引疾而歸以自見萬分惶悚之意未知果不至大悖於義耶向者批旨中不欲事之教非不懍怖而不敢遽動一步盖念其可繼而然耳幸望深思指迷俾不至胡亂狼狽如何如何久欲仰白而

值便未易今始畧此附申起居不備

與李陶菴

多少辱教破豁蒙蔀感慰不容喻接影響乖誠實實有如所教而昨秋數行陳暴亦蒙嚴責幾陷大僇今非敢有所畏忌誠不無故作自阻之嫌故欲出於下策者此耳撕捱終不事之批下於五月而人多勸以進城外走州獄左右交至而終未敢動又不敢歷對於後疏者蓋有所思量矣到今追舉以爲說亦太晚勢須姑俟更有節拍方可有所復而第且引疾之外無他道耶疏首二字再被　聖批提諭故已畧舉前

後辜犯以爲辭則不復有別般指揮而只命承旨敦諭矣昨有一士友歷言或値意外異數如睚相所被手札者則義須稍動一二十里陳章而退似不宜仍前偃然在次云區區向所奉禀蓋亦如此而唯是一動脚難以收其後爲大恐未知果如何也文谷戊辰再退後以去就令蓼相禀議於老峰者在本集而老峰所答今雖不可詳似若不以爲不可於稍進陳章者又未知文翁戊辰所遭覰今果相近否耳

答朴黎湖 弼周

伏承下狀賜存謹審近來靜候起居萬安已切忻溯

且奉縷縷俯誨實出曲念之至意以德之厚愛銘戢之私豈容名喻拓基迷滯膠固久逋恩旨自分負犯固在難赦前月之望忽伏奉待乎臨駕國事可知之教悚慄罔措卽日來伏城外史官隨至啓此意十九日朝別諭下而辭旨勤摯感泣萬萬顧念人臣偃蹇欲待臨駕是何等罪名而乃欲藉別諭遽敢爲進身計哉遂敢以祇俟嚴誅之意附奏矣二十三日引見時嚴敎多不敢聞仍命還給書啓盖筵敎以只入文字而身不入爲未安也書啓旣命給則其尤敢陳章乎唯自泥首泯伏恭俟處分如死人而至今鈇鉞尚

稽嚴旨連下求死不得尚復何喩金吾待命不但下示如此朝議亦皆然然而曾聞待命者只離次而已故遠京之地或寺或村無所不可且在朝者有難安惶恐之端則輕者詣金吾重則出城外夫以在朝而大難安則尚出城外況以在鄉而只爲待命入城恐乖義例所以只仍伏前所以胥恩譴者此也此等曲折恐未盡入俯聽煩縷至此伏望下諒裁度如果有悖義壞分之端伏乞不惜更敎俾不至於卒迷之歸不任懇祝所敎古賢西監之義在於陋劣非所敢摹擬唯是程先生受一月俸亦只在於以待從官被譴

搆編管恩宥之後而拓基愚迷重僨國事前後責教
有非臣子所忍聞今雖日月稍久開釋亦下而每一
念及慚痛欲死實無以抗顔復厠於大臣之後尤况
未一承薄譴無由少塞辜戾則求諸古賢被謫蒙釋
感激趨謝之義亦似相異至今違逋卒陷大僇實由
於此今雖悔恨無窮亦不可及尤切隕越未知如何
伏聞　御札特宣異恩無前伏想循墻之志益深悶
迫未知前頭何以爲計自古山林之終不一入朝只
近日數人而他無有焉豈不以大義不可逃恩數不
可孤而然歟況伏見近年以來山林儒士一條路甚

患梗塞今此出常之舉實足以仰覿　聖意藹然崇儒重道之誠心正宜趁是時納約而開導丕爲轉移傾回之機不於執事焉而果責於誰乎千萬深加思量無致孤　聖明虛佇傾嚮之盛心豈勝仰祈非不感篆於委賜指教之眷而迷見適左未卽仰效收用之實又輒妄有附白想或垂諒而第用悚息姑不備

答朴黎湖

下示謹悉僻處聾於時已久雖未知因何事作何語言敢有不遜而自古無小大多患積細成鉅甚非細憂而此伏奉一任起滅之教喜幸之極無以爲喻前

書獻愚方懼僭猥俯賜開納曷任愧仄書末所以奬
勉之者尤切篆汗年來水土之疾日就痼劇神精凋
耗多臥罕起書冊遮眼久作分外事了無可以仰塞
勤敎者慚恨徒自未已揮汗僅此不備

答金渼湖 元行

國恤中舅姑受贄服頃適考尤翁答人問有只冠者
借吉之文只字可以旁照南溪答人迎婿時服色有
云禮莫重於時享而 國恤中以白衣冠行之況於
迎賓乎 大意只如此 以此數條推之只新婦可攝盛而舅
姑宜用白衣冠時賓贊及主人亦似然然而無官者

不可服袍帽而深衣又是華盛服只宜用白笠袍耶妻服雖重禫雖爲除喪非爲亡者而爲父母行禫恐無不可　國恤中練祥俱可行則獨於禫似未有不可行之義耶不敢不臆對悚愧交切

答金渼湖

退溪論冠旣練則武與纓用漚麻頭巾亦用練恐合宜尤翁言冠旣練則武與纓當在其中亦然但練時雖絞帶以布易麻而冠之武與纓恐不宜並改以布只用漚麻似宜經雖有以葛易麻之文而冠之武纓恐不可易葛頭巾雖後出之制而練否似宜與冠同

如何如何

答金渼湖

或人之疑支子無吉祭而但以時祭當行於仲月者誠似然矣然而古今禮書曾未一及者可見從古未嘗致疑及此盖吉祭是終喪之別祭而本非四時之常祭者可據於問解矣支子家雖未有三年廢祭與喪畢遞遷之可言而旣禫矣又踰月則雖未當仲月行祭以終喪復吉是可謂吉祭又豈必遞遷然後爲吉祭而否則稱時祭耶況吉祭祝如未有遞遷與合祭二項事則只當用四時祭祝而已則固亦可謂時

祭而既踰禫月則雖非仲月恐可依踰月儀行之不須又過一月至仲月方行未知如何鄙家前喪時纔禫而即遭 國恤過 因山方行而始亦未嘗疑難及此故又未曾有所議定者矣

答金領相 在魯

才歸家方欲伻候而未及伏承下札伏慰區區小生侵曉而入終日失汗恐又大痛伏悶伏悶 聖諭往復屢千言下之仰對亦然 天顔甚溫酬酢如響而小生以聯劄未洗舊案則義理終致不明爲主意
聖諭以聯劄已許雪而即今所仍由於他事爲大旨

小生又以使其人尙存果可以施一律而難貫則今日先雪丁未追削之聯劄舊案明日更以所以爲罪之他事還奪之如果當其罪則可以奉承如或過中則亦當陳白 聖諭不以爲然下詢其當否於豐原則乃以已酉會參末議不敢論可否爲對臨退以當更入文字或復筵奏之意陳白則又示不然之意矣德輝入侍筵說如得速作一通以出則好矣而啓覆臨迫恐未暇及耶夜深不備

與洪左相 致中

昨昏伏承下書伏切感悚無已伏不審勞動之餘夜

來體候若何下誠伏慕不容名喻下敎伏悉固知其終無可望而亦不料　天心之落落一至於此此實非人力所及奈何奈何唯是今日去就之義參前倚衡反復思量只有早得一日無容更俟節拍者盖昨日入對元非爲伸理寃誣而秪欲以引義自靖而已夫旣未獲伸矣目前情地之臲卼不翅視前自如又復倍蓰於旣往矣自古說去就都不出以道事君不合則去八字況今閤下所值又非特不合而止今若更待有他節拍則其前多少日子如鞫坐次對及時急國事其將一例委置乎則非所以勉承姑留之

聖意若將黽勉策應乎則是爲行公而無以釋一世之惑矣區區愚淺夜半屢起思之又思恐莫如姑過一兩日卽陳疏告行畧寓遲遲之意如三宿出晝故事之外似無他般道理未知如何如何

答李判書 宜顯○在東萊匪所時

嶺海遙遙非少瞻仰卽者伏承前月初下問札伏審邇來暑潦餘處坎體候一向平安區區下誠不任慰賀之至戚弟離親遠投已過周歲私情忽忽直欲無言軀殼粗幸支遣外此瑣瑣不徒不足以仰聞亦不是分外事近得與洞大父作同鄉人朝夕聞問殊不

孤寂非少幸耳此來靜寂無外撓捨却數帙殘書宜無以消遣日月而神精耗短苦未精專今承勉敎鄭重仰認下念委摯感戢曷已從此粗能策勵或有少益則莫非以德之賜而第深悼怍

與金奉朝賀 有慶

今之世海中郎是閒曠地士大夫又安可無此一行但未死者骨必寒矣此堪爲世道幸耳獨念尊丈以衰暮之際涉重溟之險而將處乎蛟蜒之土此爲親愛者所不可堪耳然而素位之訓伏惟講之久矣平日定力正好於此驗看古人之三年瘴窟面如紅玉

特餘事耳又烏足以動一髮也嘗聞寒竹申丈所居之室旁有冷泉甚甘洌能伏瘴毒又開窓正與老人星相對故其詩曰瀛海秋分瘴氣晴丙方晨見老人星欲觀世變循環理願假彭鏗八百齡又元朝詩云客夜雞聲枕上聞一元嘉會逐東君氣機動盪三春始運化流行四序分天道好環當此日人心思泰望如雲歸帆欲趁衡陽鴈正待先花向北羣又有安定窩記文多不能記而海中人士多傳寫者云可以索覽也千萬非短牘可悉白只伏祝徒御慎旃鼎茵增寧以副士類之望臨紙瞻遑秪有黯然不備

與申左相 琬

伏惟日來勻候萬安卽伏見夜下傳敎私家幽寃畢暴無餘闔門感泣不知所喩第於李命彙之刑推爲配有德之獨逭顯戮不能無區區愚見蓋命彙本以在京之人初不參龍淵之會亦不知本事虛實而在鄕諸兄旣有所送使之傳示則其不能出意見嚴斥者顧何足深罪儒籍施罰足懲其失加以刑配誠恐太過有德以死者之新婢巧慝特甚以平日寃毒之心乘機同惡情跡盡露特以奸黠無比之故秋曹嚴查之際吞吐巧飾冀免極律其爲情狀實有倍於壬

淑一禮雖施謀弒之律亦不足惜今日如或入侍伏望將此事狀敷奏於都俞之際俾刑政無至失平則此非獨爲私家之幸也執事如未登筵以此紙通議同席以爲導達之地如何身旣退矣何敢干涉於朝廷政令而事關私家冒昧覼縷伏想有以俯諒也

答洪參判 重疇

懶隨病添百事都歸省却至竿牘亦然尋常候儀殆至廢闕只有一念瞻仰未敢已也昨伏承下札謹審近熱靜中體候萬安區區仰慰已不容喩況此八詠之賜正及渴仰之際擎玩十回感戢珍藏不但以槳

廬之生顏光輝之賁飾而已迺於調攝閑養之中特蒙記有而留神惠貺尤所銘謝不足議百朋者也侍生親候近幸粗安而賤軀水土之疾月增日加漸就難醫齒脫已多僂然如篤老狀史官尙相守日夕焦迫病益進唯願亟被重譴而已尙復何喩逋踪隔都門如弱水瞻望顏色不可以歲月期秋來杖屨若向楓嶽而侍生如無他牽掣之事故省墓歸路或入山門得奉謦咳於正陽萬瀑之間則誠可謂難得之勝事而私情旣未易遠游則此亦只閑商量難準擬耳

答沈判書 宅賢

聲光邈然間濶下忱日有忡忡卽此耑价賜札欣審比日靜寓體候神相安吉區區者伏慰且荷如得一承顏色也侍生粗保昨狀鄰曲招邀只是約正哨官者流耳譚農說野耳根頓覺清淨課薪取草眼界亦不寂寥其視寓下左右承宣前後宰樞榮悴濃淡固不翅相懸耶伏呵伏呵日下消息如同隔世而寒宵漸長耿耿曉枕百憂交集謂之奈何兒子旣蒙勤敎且其伴讀者病未卽至久廢日課亦殊可悶故冊子付送期以少留伏望嚴加程督勿少假借且必深軫少愈之戒幸甚幸甚

答徐宗伯 宗伋

冬半始見雪頓覺凛洌此際拜台札近日台體萬福仰慰有倍常品弟咳喘益甚一夜四五起坐不能眠數更行步十許間輒喘急如絕苦苦奈何詩註所云只以釋所云曾孫之指耳豈必勿論正派與旁枝主祭則皆可以是稱之耶雖以國朝故事言之 太宗 明宗朝必於 定宗 仁宗祝辭書以皇兄 世宗 宣祖朝則必書以 皇伯考 或不書考字耶 文宗 元宗朝則必書以 皇從祖 端宗 仁祖朝則又必書以 皇曾伯祖 列朝祝式雖未知必一皆如此而竊以今度之似必如此故云爾

未知在 文宗 元宗兩朝以前則屬稱旣如此祝式又隨是以 孝嗣 孝姪 孝從孫書之及至 端宗 仁祖朝然後直書以 孝曾孫則其果合於禮而有當於詩人所云耶幸更深加思度則必有以曉然未知如何璿譜凡例下有 列聖系派圖試亦考覽如何 列聖誌狀 定宗追謚玉册文則有 孝曾孫字而 端宗追謚玉册文無此三字聞戊寅復位時議大臣不稱云取考其時文跡則亦可爲一訂耶非敢僭論邦禮頃旣獻愚又以台方秩宗不敢不盡悚仄悚仄

答李箕伯 箕鎭

所教謹悉藩任之被賜醞已是異數況又書下六條迴出尋常不知台將何以仰塞萬一也相愛者安得不爲台喜且憂耶見責以不行贈言古道曷勝悚仄然弟固不敢望古人脚跟惟台亦是今世宰相其能行古之道又可以易言乎哉前後歷臨時奉效窾見殆可更僕雖使弟別有所獻又豈有新般意見於前所奉效之外也而今敎如此尤可知前言之都不足用今雖欲復有所云只當爲笆籬邊而已奈何只願勉之又勉仰體 聖諭六條俾此忝交游之末者與

有幸焉幸甚幸甚

答李判書

昨拜台札近來溽熱台候萬勝仰慰十分弟自速重辜分甘誅殛薄譴旋宥實出非望還伏舊次惟自懍惶俟勘日夕兢慄而已自來處義雖不得已入赴於起居與朝賀之際而他不敢冒詣者台敎得之矣診筵又非與伊日事相値其何暇自有提陳也承宣所陳只以爲雖未知何故違召而大臣之一違召不是異事付處終過中 聖敎褒嘉仍命置之第伏聞其日嚴敎之出於朝紙外者亦多不敢聞竊自恨爲臣

無狀積罪至此爲難贖之一端奈何奈何名流之教本出新陞資舊知申之年前所陳前後屢提敎未敢知必有所指而台則職非要劇又方在鄉如必欲自引亦不過如趙令重晦日昨上書而已爲亦可不爲亦可而不爲恐尤好耶書末所示如弟者何敢議及於如此重事耶江水方漲一棹可朝發午至信宿對討也非惡事而其何可易耶但有悵然不宣

與尹畿伯 陽來○以補外在南陽時

翹首旌棨日有馳誠賜札下復一時拜承披讀藏戢不知所喩數日烈寒伏問體候一向安寧下忱慕用

又切憧憧下官今來實非小小厄會浮黃奄奄聲氣
斷續者日盈庭口口聲聲願得吃案前除飯多者一
升小則五合而日不下十數斗僵殍之多少姑未畢
至而已報五面自入冬後至今已爲百餘名未及報
者從可推知此將爲之奈何若不得八九千穀物則
不及仲春决當無孑遺矣使道倘以爲猶不可信則
遣一極親任幕裨密密廉探必益聞所不聞而以下
官爲不盡說矣下官雖無狀必不爲苟悅目前計上
而謾告於使道下而自欺其良知矣見今地部賑廳
大都懸磬雖使下官執其簿而取之猶無下手處所

切望惟在東西移轉之拔例軫念而已今之世不忮鮮矣人必有以將偏厚三字敢欲慫使道而沮之者雖以使道之自信或未敢必保其不能無少動於此而惟恃公視之下寧有一髮撓奪於人而忍且立視此五千七百戶無告者相枕而死耶嘗見古人食不下咽及可爲流涕等字意其太過今而後始覺其猶爲歇後語耳伏乞深察而亟濟之如何如何

與徐海伯命九

即惟新凉旬宣起居增重區區仰溯弟書牘人事廢閣久矣今爲斯文重役試此仰告自前山林諸老每

以鼇編栗谷遺集事多有商量而遷就未成頃始完就於寒泉而其後孫丹城君不及淨寫遽已罷歸艱得成了一大定本之後仍復不能改寫而藏棄篋笥則豈不爲吾輩之責耶念今任此事而不以爲難者惟在於令監而令監聞之想必樂爲之相助矣記昔數三前輩以嶺伯定送營吏十數人於遂菴門下且爲之題給糧資贍出尤菴集累件今若倣此例行之則幸矣營吏或鮮能書者則優助米穀於潭院而令李君勸起院中諸生及鄉中親友之善書者齊會同力則尤似易就未知盛意以爲如何盖必及是時精

書三四件然後方得以校正深藏以俟刊行之期而可以奉白者只是執事故不憚縷縷俯諒幸甚

答徐海伯

栗翁遺集事以令監必樂聞而相其役故敢有所仰煩矣此承回教果符淺料斯文之幸尙曷有極方與寒泉台相議往復參校而設或寫役易就儒生輩無力可以運致若俟一二卷寫訖旋輒命付信便送示於泉上或此中則可以趂卽校正俾成完本隨寫隨致面似爲煩而不如是難得速成故敢又申申殊用愧仄

與金太白 鎭商

日昨送範台歸思兄益切忙未復有候即拜惠復札近日靜履萬勝欣慰何可言弟蹙伏已一望屬値親鞫亦未得趨召屢承未安之敎只自惶隕俟譴歲時離違親側私情亦所難堪奈何奈何小紙示意謹悉鄙意却以爲聯劄一着關繫大義理此不伸白無以有辭於百代而自己酉以後言者不先明此義只擧兩大臣忠勞爲辭殊未知其得宜故今者屢陳亦專以是爲說此正範驅非欲以詭遇也來敎乃如此信乎人見不相同如此也出城後再疏亦只引當退之

義而已又何可復用覼縷耶義理之明陳正在最初二劄似未必復瀆故耳一遞字非不着在心頭而第未知終果如何也書末一事亦已附白而將順賢於數字之義未能開陳盖有所不敢索言處故耳可以諒之也

與金太白

一棹飄然臨作信宿之晤此殆剡溪高士所未能者如弟又何幸得之於高明也此意甚厚何敢忘也今日果至龍津而明可以返稅梨湖否既得覯止如從天降及別又惘然如失恨不仇仇人情信如是耶午

後範台書至昨以病得暇不敢出早晚東歸當不相羨云矣適有風便火下暫此

與李幼玉 瑜

慰之乎抑賀之乎就盛疏再三詳繹病似重而實輕意似緩而實急不知何處學得好文章乃如是也但慢蹇二字來歷極好惜乎言之者不能深考而輕下也然願台深究解題之所不同者而勿以題目之偶合便自充然可矣不知台以爲如何雨中閑臥想兄門前客似稍稀赫虩之堆委亦稍閒聊此奉候誠又有可以奉聞之者而面敘不易書不可以盡姑此

令之所遭聞於日久事過之後尚令人膽掉夫復何言然而士大夫旣食太倉米又安得免此行哉 聖朝處分亶出玉成之意雷威亦無竟日惟是企祝嚴程蒼黃何以撼頓風土甚惡體中凡百又何如有誰隨來作伴亦有土人相訪可與語者否南方自古多術士最易狎近願兄切戒之勿一延接如何閑時看書倦時臥眠除非登溷不下庭者卽弟居萊時所受用者吟詩易作愁語接客勿見沒脚色人並素所經歷敢以爲獻千萬書何能盡只祈自愛自護下副士

與尹景孺 汲

友之望上以承　聖主德意敬夫想作隣赫蹄源源
定不寂寥矣弟會與長洞李都憲丈越陌對居得一
句相示辦一菜相分是亦謫中趣事又往往得知舊
書輒相送看今兄見弟札亦應與敬夫遞看以替面
否

與李子三台重

兩家三世之好尚阻一日之雅豈亦有數存於其間
耶井谷亡矣竹峴邈矣因緣一敘杳不可期竊聞一
疏朝奏嚴程蒼黃瞻望太息如聞卷上人事不敢屑
屑爲嗟勞語只以肯教不生還一句詩爲一奉誦只

伏乞自護自珍以副士友之望不審即日起居何如

自餘不宣

答安愼甫 相徽

別後歲已易矣瞻想耿耿即拜手札欣審春暖侍彩

政候一味淸勝慰釋不可言弟奉老粗遣纔過先人

緬禮私情摧裂尙復何喩見諭吏趣可想生酸然作

宰山水縣讀書松桂林古人之所難得者邑雖薄不

猶愈於家哉此足以爲賀况以近臣宰百里凡所以

宣揚朝家德意撫摩遐外涙氓者必多可觀恨不得

畧聞一二以發蒙蔀也知舊問訊固自古所有然弟

嘗屢侍先人於外邑熟知其不容易每對知舊之爲
吏者輒勉其先公而後私愧今於兄又以爲獻所惠
乾雉魚簡在貴邑良亦極費心力處感愧交深

答申敬瞻 思建

遠枉爲別厚意至今不敢忘別來倍切依依即承令
札近日嚴沍令政履萬勝欣慰區區弟老人近粗安
兒輩聯榜慰悅親意私幸多矣只是賤疾日深無起
色末由趨承此歲已窮而史官尙未輟歸只望亟被
嚴譴而亦不易得隕越何可言氷江雪霏萬念俱灰
而長夜無寐耿耿憂端消滅不得如令之休歇計眞

可謂福分不淺厚俸豐饗渾室飽暖訟簿賑憂又何足以償其十百之一耶唯願勿以冗陋而忽之勿以叢煩而厭之矻矻孜孜於是如何如何先賢所云此人要路在前尚如此此尤可敬者不可不服膺少間亦望親近書冊吾儕已老矣何能讀書然而一刻披閱便有一分利益又不須高遠異書唯是一部栗谷集一生用之雖至於治平亦不可盡矣幸兄加意焉以方委呻虛送三餘愧悶之切聊以奉白諒之幸甚

答李夢與英輔

雪下悄然只有二鶴在庭忽拜手札驚慰可知但有

一可惑者上齒抵下齦下齒抵上齦則嘴雖欲硬得乎乃自許以硬嘴又何也願明教之空虛老蒼一律乃弟南爲時會國洞燈下所草讟者今示以在達衙時所送者錯也然此是甲午春今爲卅年而兄能記得可畏其聰甚也只是區區其間不過博得一塲猥秩而已而了無毫髮仰效於公家俯酬於私計者則視兄閒閒雪渾髮其可同日語而今教如此如非有激焉則豈亦帶嘲否所以俯朂之者非不感故人見愛之至矣然以愚論之不翅聵聾之於聲樂兄之言誠可謂甚矣不迂也未知以爲如何見兄書後披看

甲午所贐一律與三絕實不禁爲之慄然發歎一壺復此送去此非紅露乃白露也猶堪可携上小舟否耶老兄之令不行於頑弟則况舊相乎奈何三婦在會洞委痛卽見家人書數日來不無少勝云一企一慮觀兄札筆禿可想二管奉呈其一似人無心正合兄作本色字體耳旣有筆則又宜有友故一竕同之平生懶甚年來尤忒加本來乏文年來尤忒荒去冬受玄兄之託而尙未浼副想兄亦應爲訝也可愧可恨

答李夢與

江村雨夜款段遠顧水軒聯枕娓娓至天明在少日尚不易況於老年乎依依溯戀日久猶未已書柱尤極欣荷弟入侍之夜　聖諭勤摯至命將母上來且欲令本道護送屢陳决不敢承當之意則教以後日次對當問于他大臣而處之須與同入謹對以如有召則何敢不入對而退大槩如斯而止　東宮亦侍坐岐嶷碩大有踰傳聞　宗社之福曷勝頌禱所示實感以德之愛敢不日三服膺姑未知誰之言必中而鍊心之諭尤切矣第望並與鍊之之方而示之則尚可以策勵自力也歸計要不出若干日矣去時如

可暫入則當謀一揖而未可必也

答趙宜寧 榮祁

即承崇札近來潦熱政候萬勝欣慰之極如得一敘麥豐想貴邑亦不減他處而雨多最妨峽農秋來事誠可念然而其地雖如乙丙辛壬亦尠飢莩此却可喜想東閣鳴琴之暇探討淸暉日有佳趣如弟者跧伏畎畝終老漁樵寔荷 天恩而近因史官半年相守賤疾越添於焦迫窘隘之際喘喘爲日頓無閑意覩兄五斗功名雖欲羨而何由得也聞之亦應發一哈也惠餽蜜糒脯脩旣可滌暑腸而蘇莧胃紙簡蹄

鐵又切於日用所須深認厚情馳謝無已頭流伽倻之勝亦盡搜歷耶必應有大簇長幅移得眞面目者俟早晚皃鳥還京擬一寓玩以償再度嶺未一游之宿恨耳只祈以時增護

答洪盛仲 晉猷

柳外一水盈盈自黃驪而下氣息呼吸若可通而邈然不可以奉際則唯有悵然而已忽拜惠札近者炎熱靜候淸迪憂患亦霽仰慰之極不可言狀弟此出只爲就靜調病本無定算在城自不無閙漫出入人事又所居甚隘而年來久居高堂當熱病骨尤不堪

只擬限涼生寄居素不善自奉老婢供炊筒饌似山寺讀書時夜中汲取遠井水一飲土祟頗似減引鏡自照肌色亦似勝若能久此定必復期完人而但所寓只一房耳既不可以全家聚居又無他可借處涼後恐不免復歸城裏令人悶撓且方新除俱是從前自晝之地一疏未蒙恩遞又送病狀聞催新錄或可順免否傷暑未能看書意到閱數板已思睡睡已排窓但見水外山色終日無一客似此靜寂未曾歷過恨未與故人細討也望後京行如從水須暫停橈問死生也承與太白較射聞之馳神白令射法雖不好

而最多中云然否不得別有書相對幸出此書示之以替面目如何範令亦或時相見耶千萬不宣

答洪盛仲

東郊一話居然歲已周矣瞻湋何時可已春來風日不佳峽裏必尤甚手札之至謹審政履珍勝欣荷無已畿邑本與西南異非遠別又況距京四十里歷辭公體所未有初非可論只以久濶而一顧則無論得邑前後誠可以敘豁而以兄而其能辦此乎是又始望所不及矣呵呵捨傴僂而就羽化决非道氣數月不知肉味上下皆喫粟飦固也然而飫肉魚飽精鑿

厭琴歌困人客昔非不足乘除固是宜矣今且動心忍性於不忍人之政耐苦受淡於寂荒之地而及是時溫理舊日鉛槧毋徒長日閒眠養懶而已則秋來可向少年叢中出口氣始知向來無限苦淡荒寂乃所以成就桑榆未知兄其無意否乎嘗見趙判書絅淮陽題詠一聯云官居峽裏無鍾寺太守人間有髮僧可謂善形容今兄至此之於謫居貌様老僧生涯視古人不翅過矣衙深似寺守閒如僧誠如其詩世安有謫居而以朱墨鞭撻爲貌様老僧而左對孺人右弄稚女之生涯乎僧若有此生涯誰不被緇削髮

願兄詗其言也尤呵尤呵

答鄭兵使 [睗?]寅

頃接僉知得見方伯狀艸及令之修繕物目可知令盡心奉職之狀令人感歎不已凡人之修舉官事只所以盡吾職分之所當爲而已初何有希覬恩賞之意哉況令之本意素不欲以此等事受賞固前日之所已知也然今旣自營門督報而至於修啓請賞則前頭恩典之高下惟當一聽朝家之處分而已有意求賞固私也而有意必免亦不可謂非私心也未知如何且諺云常博盈握爲好以此推之則雖以此至

於超秩恐無少妨須勿爲求免之計似好矣吾於令
事寧不細思切須無以爲迂而任他自至如何如何

答鄭兵使

去晦惠札迄有慰荷潦熱比甚令履復何似馳溯無
已生老親宿患近又時時復發爛悶已多賤疾亦長
苦而史官尚相守日夜悚兢不知所措奈何奈何所
示備悉狀草亦再三詳見一一條復幸深量處之如
何如何新伯不久將赴秋巡時或可歷審而相議便
否耶所惠扇簡魚鰒粉糖已多謝涼冠既可便閑着
筇鞋又足以扶衰巡畦深認令情意珍荷不已

移營事終是不可已之役而巡營旣令姑待則亦無奈何今則舊伯已罷勢須待新伯更報商議處之必及令未歸前修啓其當否似好昨秋所示啓草及移營基圖未記其得見豈因令弟多事不及袖示耶

啓草屢日詳覽深歎奉公盡職之誠人不可及但其中有可以消詳者一一條列奉復以備取捨

第一條船滄沙塞正爲移營之一事似宜論列

第二條水營之當移蔚山固宜備陳而兵營之當移永慶宜諉之於巡營或兵營相議狀請似不必

自本營並請矣昨夏前兵使欲以此狀請送示啓草未知其後果爲之否也

第三條多大僉使以有地望人擇送事亦好

第四條釜山之直狀啓似必爲廟議所防塞亦非緊切置之似宜盖旣有水營及本府故也

第五條多大旣當請擇差加德會亦以有地望人差送天城地雖緊而舟師把哨各有所分陞號擇差似有拘碍似不必請之至於多大加德天城之俱陞爲邊地事尤似未易滿浦釜山之陞爲邊地廟議亦或言其不便況多大加德天城三鎮之並

如釜滿尤不可成宜姑置之釜山之陸防營無益於舟師之加減而與水營及本府必多妨礙處亦置之似好

第六條右水使之別置勿論便否如何體段甚重不可以一紙狀啓請之亦非左水營之所可請更加商量或俟早晩歸後陳禀於廟堂亦未晩矣

第七條營下十鎭之分布沿海誠有意見而但自機張至蔚山可合船滄處似不多自淸河長鬐以上至寧海則藏船既難而倭船之飄風者亦不曾至況又萊海瞭望搜討之際用處甚多恐有掣肘

處更思地形便否船滄多少而處之如何此亦姑
徐似好

答李幼文奎鎮

向聞兄科行來往俱從水南無由拚晤迄有悵然苦熱喘汗遙想二樂風景又不禁馳神卽拜手札之問欣慰無已書出多日甘澍蘇槁伏惟侍下政履益勝伯氏兄長日腹悲其何能自抑聞不久當作覲行又何以仰譬於承顏之際耶恐哀年受傷不輕計應多寬勉於連床時矣半年撕捱終得善出場不唯在自家分上爲大掉脫大快活後來瞻仰非小事何幸何

幸弟近幸粗得休歇恩召又及意外每一違遭增一重罪唯願亟就嚴譴而已尚復何言惠餉蜜糖旣沃暍魚酒及藿又以蘇胃簡可代葉故人厚意珍謝何可已已麥羅已訖朱墨當日閒無一事矣峽農逢年民憂又可不上眉矣領畧江山景物亦應飫矣幸更加意於黃白抽對禮樂縱横出口氣於少年中是所深望未知兄又以爲如何奉呵奉呵

答徐聖欽 命勳○在東萊謫所時

四山生陽之日得故人書其喜不可以形言朋來聞跫猶是歇後語也仍審向來痁餘作憊想今益健未

委比來侍奉凡百連得安勝否區區馳溯何時可已
每當夜寐平生知舊多入魂夢間款曲如素日覺來
只有霜月滿戸歸鴻數聲而已逐客於此不能不一
塲作惡而亦復奈何弟四大粗無恙此爲大幸歲色
已窮懷緒益無可言每念吾輩硯北工夫不過曰求
微祿爲親養而已其有能自任以世道者復幾人哉
卒之如弟者十年乾沒於醉夢生死中畢竟所辦只
有負忠缺孝四字而止默檢半生足令人愧惋欲死
承諭明春欲歸湖左蓽門井臼上奉下挈勤力西疇
菽水盡歡此何等好事古人詩云力穡輸公上藏書

教子孫寒士邀同學單門與議婚此言真不我欺哉
思兄書見之慰倒此地荒歉亦無前來頭活計自傍
人觀之誠亦戛戛而此事自在家裏素有本分本分
之外亦何求也入冬尚未見一點雪日氣常似二三
月風土之佳不佳此可推知此外日用凡節兄想必
畧聞之不復贅縷幼安安否不待問而可想此書中
求祿語幸使之聞之也平居於兄輩數三人固自謂
嚮仰不尋常而自處此土懷想尤一倍罪累之人有
未敢致書相問盖義所當如此而悵望則切鄉計如
决則從此聲光將益杳然此生會合不可涯所祝閒

居讀書崇德懋業慰此遠者對燈草草不盡所欲言

答尹光甫 得謙

近聞上寺讀書未審起居如何寒碧郡齋想亦無甚紛撓而可稱靜僻捨此而上寺則其欲靜而尤靜僻而尤僻之志固善矣然其能精與能專與否在其心之勤惰如何耳苟不勤而惰則雖置之百源山頭必不敢望康節工夫必有夏不扇冬不爐志槩然後能有成就顧未知左右居於此何者耳會見衙客居山寺勢致官隷頻數往來一糜一飯自不能無礙掣於山中和尚維摩丈室或不免攢眉則亦一苦惱世界

甚或使造軟泡架籃輿俾彼變和顏爲厭色此則非所可慮於吾兄者而相愛之深不能不獻愚未知如何

答申震輝 晴○在東萊匪所時

昨承復書縷縷諄複如接芝宇慰此瞻詠牘毛不釋敎來業精于專誠是至言然而要使此心湊泊收斂時有憂愁不可堪輒將常惺惺法管攝之無令流於悲慨放逸地面豈非所以專精之術耶且只將此一心應副此一事如眠則在眠食則在食當此事便只理會此事更不攙及他事不特今日爲然異日亦然

看書時便只看書讀書時便只讀書不得看一邊又想讀讀一邊又想看如是打疊得安頓放下則憂愁時自憂愁看讀時自看讀且看與讀亦有異看則只心與目注着書面而已讀則心目與口一時注着左右如以走却此心爲悶則且將畧畧讀去不止於泛泛隨看或反勝耶三蘇文中權書衡論上書諸策最宜切中今日時弊其文似史記熱鬧可悅不似古文枯淡無淺味且宜於經生策工幸於看書不入心時取而讀之如何此在八大家中此外南豐策亦好而頗悍緊不似三蘇之跌宕淋漓矣繩俗舊造既不少

且方不輟手但願僉賢益篤釣術不患盛餌之乏具也蓬山自是吾土追來之人便同生客今書云云眞是喚賓爲主呵呵意無已而紙盡不宣謹候日間侍履一向平安島中平信亦更承聞耶

答安姪 宗孝

坤聖禮陟普深慟隕卽奉來札近來侍奉氣力支持慰不可言承遭從嫂喪驚怛無已喪柩如在同宮之內則雖無他故不可行殷祭明著禮經雖或異宮或已山殯當此 國葬未過之日不可殷祭再忌之曉畧設奠無祝只告以因 國哀退行祥事之意仍前

設几筵行饋食及至 國家卒哭後擇丁日或亥日備禮三獻讀祝行祭而仍爲變服又於其月內擇丁日或亥日行禫事如儀者卽先賢所定而辛巳 仁顯王后喪時稟定者也依此爲之爲妙

與洪婿 益彬

待書而書至淚暗不忍竟看此何事也此何事也只恨吾之頑甚尚不死復聞此等聲息耳奈何近來寒沍侍奉何如兒少又何似日夕懸懸不能少弛千萬先自强抑上慰晨昏下護幼稚至望至望貶目之居土誠可恨亦奈何但雖以君書見之到任未滿三四

朔何遽有邑事變通數次論報之端乎報草吾未之見雖未知見過者何語而必於文字間不能細檢不免損體處有之故以致此耳大學云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此正加意處況旣有殿最之規則隨事砭剌固其宜耳以此輒以爲羞辱而皆欲棄歸則世安有仕者又安有考績之法乎必欲如是則初不着紗帽可矣此古人之以不仕爲高而後人所不及處君年雖老大而尙未多經歷世事以損體二字看作不可耐之羞辱前頭必當思耄言矣曾聞會洞鄭相家法作宰而欲歸之際或居士或决杖

則必姑止歸計耐過一二年云此眞可謂知體例矣想若必已爲辭狀然否若爾則雖不可追須深量此言卽止勿復連辭且停歸計益加勉勵於辭氣上雖對知舊或鄰守切勿示慍色雖對巡使亦勿一毫見幾微但盡字民賑飢之誠着意承上使下之道至望古有以遭風敗船考下者而其人不少動但遜謝上司改考以中又不見喜色上司大嘉歎復改書以寵辱不驚考上上此正可法處耳前輩長老嘗言外邑守令之事監司若但止如京官之待大臣則監司何以行號令而列邑何以有戒飭乎其言誠是矣吾前

後三按道八書殿最居士者殆過數十而老成之人名家之士無一見辭色爲辭狀者華宗玄風守亦以違禁考中而不少介意心常嘉其有識矣

與洪壻 欽輔

先狀文字試一詳覽則乙卯正月有兩司合啓尤菴按律玄石削黜之語矣其時合啓尤菴則請以遠竄後仍加棘草廬請以削黜至丁巳始請告 廟已未力請按律而不能得矣家狀則追改亦不妨而碣銘中二宋先生按律追奪等語似宜亟改以遠竄追奪方可不眩於後觀幸以此意禀白而往復寒泉改按

律爲遠竄則似好未知如何丁巳六月始請告 廟八月乃停至己未宋公尚敏疏後方請按律事實如此故敢及之

與尹婿 著東

漲江又忽四環孤對風帆懷想可知也昨札慰當一晤寶玩三經之示可喜而亦有可質未知所玩者在字行之分明粧績之新鮮否抑精義微辭玩繹之云耶由前則君必不爲由後則人世好消息其有過是者否四書令兒子覓副想有以往復充完帙願君勿負此奉勉至意毋若此翁到老方悔也

與尹婿

所示別紙列錄考据經文與先賢所議可領悉矣禮所謂疾葬者卽不待葬期而卽葬者其云不得待三月及必俟三月者乃指大夫而士亦在其中盖擧重以包輕耳非謂士雖葬踰月而卒哭則必俟三月之意也以是同春之問亦只云不及期而葬者卒哭可行與否而沙溪之答之也擧禮經以明不及期而葬者不可不退行卒哭之義而已朱子答曾擇之(名祖道)書中未滿一月自不當葬及上款自有日數何疑之有一段可爲定案由是之故鄙家前再葬皆踰月而

皆卽行卒哭及祔須更詳覽此別紙回示如何今若有當踰月而葬者及當三月而葬者或因病故與他事不及踰月或三月之定期而葬之於死月之內或二月者是爲渴葬渴葬卽報葬也卒哭固可退行至如遵禮制行葬於定期者自當葬而虞虞而卒哭如朱子所訓何疑之有哉黎湖丈昔喪其內室又喪其子婦其時如踰月而葬則必有已行之禮試叩於可問處爲妙然而朱子訓明白如此又不必問也

王制註士庶人踰月

備要古者大夫三月士踰月

小記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註報讀爲赴急疾之義謂家貧或有他故不得待三月死而卽葬者旣疾葬亦疾虞虞以安神不可後也唯卒哭則必俟三月同春問不及期而葬者虞卒哭亦依常例行之否沙溪引此以答出問解

曾擇之問卒哭朱子答書曰古者士踰月而葬葬而虞虞而卒哭自有日數何疑之有但今人家諸事不辦自不能及此期耳若過期未葬自不當卒哭未滿一月則又自不當葬也出大全卷之六十編

答洪孫相纘後改名秉纘

得札甚慰少暄而又多雨侍奉安否所讀何書須勤勉勿懈也葱秀山路旁有聽泉仙榻玉乳靈泉(皆朱之蕃書)靈巖玉溜(劉鴻訓書)眞珠泉懸珠(不知何人書)告于尊庭遣伶俐人精印送之年久苔滿則刮去淨洗印時勿用鼻烟松烟而用松墨好矣曾聞葱秀山玉溜泉碑(董越文)屛山碑(龔用卿文)俱天使作而我 朝金魯書想今埋在土上金魯不過百五十年前人今其書多傳而少不刓黃州亦有築城碑而前未之聞並告而印來也

答洪孫(遵漢)

禫事奄過想汝輩追慕廓然何以自堪栗谷祭儀朞

大功葬後當祭如平時但不受胙此載於擊蒙要訣及全書可考而知也且吉祭之爲終喪之別祭者見於儀禮問解則此與常時四享祭又有別焉汝是支孫也只當依朞服葬後祭如平時例行吉祭朞服已盡則不受胙斯亦不可未知何故而欲不行耶須卽稟議於安城丈兩位且問於可知處而回示之爲可

答龍江院儒

卽玆意外伏蒙僉尊遠辱長牋猥託以山長在於陋劣夫豈萬一近似秪以於忠愍先生實爲彌甥而僉尊慕義尙節之風足令人激昻興感旣禮辭而不得

則遂敢冒當盛意兢悚殊不自已惟乞益相與勉勉於尊賢闡烈而有以使此頹靡有所奮發焉則爲賜尤大矣竊不任眷眷馳情謹此具謝未涯奉際只祈
僉尊以時增休

答道基院儒

昔者栗谷先生下世後諸生欲醊享於石潭禀於牛溪先生則先生答之以徐徐勿亟之意 孝廟朝太學章甫欲請兩賢從祀將發疏議則愼獨齋先生力言其寢寢夫以牛溪先生之道義深契猶有是意愼齋先生之師事兩賢勸寢疏擧先賢微意雖非後生

末學所敢妄測而顧此譾劣其何敢奉贊於叫閽合辭亟舉縟儀之議乎至於直欲臚列通諭京外以施嗚鼓之語恐不必如是然後方爲快活不如是則爲澀縮似不如默而無競相與勉勵於讀先賢之遺文法先賢之遺矩是方爲眞誠尊慕願有以深諒而處之

上仲父

朴弼夢疏避指意凶慘其所甘心不特趙台一人而已並驅一隊士類於弄權無狀之域世道人心何至此極所賴處分廓然可以少快輿憤矣再昨臺避纔

入而郎下墓文擬書書入之命先正二字只下於尤
翁不下於辛酉二字之上外議以此已謂有深意而
墓文旣載尹得和疏中擬書又入崔錫文疏中而兩
疏俱在日記則政院所當以此謄書郎日入啓而光
仲丈不能敏速乃爲鄭栻所賣凡事稍遲則漸緩自
鄉中取來之際安知無中間幻弄此丈事眞咄咄矣
大抵今此書入之命必非無端　天日庶有回悟之
望深企深企

上仲父

時事俱在朝報而事忽變於俄頃之間　天意信難

諶矣人傳朴疏後激惱致此云而豈其然乎無或曾
西集中云云之文字或入 睿覽耶誠未敢測知也
今番處分甲戌後所未有者藥院提擧別無大段所
失而進出之日夕入診醫官入侍則下敎槩以凡事
保護大不如前提調㬊公事亦不照檢云其翌日所
下傳敎與備忘未安之敎凡爲十八度闕中震動其
夕五承旨皆以老論落點而墓文事獨漏於其日備
忘之中今日別傳敎又下以爲墓文元無侵辱尹宣
擧之事則云云之說皆歸爽實爲敎斯文世道之幸
何可勝言昨日蓮相入城卽爲引見縷縷慰諭以爲

自卿出城病中添病今果入來脫然若沈痾之去體也驪相今朝入來耳趙相上劄署及處分之輕遽四臣之黜補則批旨極峻又不遣史官矣李臺箕翊昨陳疏首論旱災如此別試及西北科宜卽退行且言家禮源流纂集本末而仍言公佐氏不得蒙放有向隅之歎末論柳鳳輝鄭栻之罪明日仲禮欲上劄首論鬼蜮蝤狐之批大爲未安仍斥柳鄭爲計云耳

上仲父

昨日泮儒吳命尹等爲尼陳疏而醜辱尤翁與遂丈無所不至至斥尤翁以締結勳戚簸弄朝權政院措

辭啓禀則敎以處分大定安敢乃爾命勿捧入今日間似有空館之擧耳聞韓師德者主張泮議前後疏頭及齋任付黃者殆至四十人云爾

上從兄參贊公 宬基○在東萊謫所時

弟僅保前狀而隘室當熱兼之以霖雨令人憒憊不可堪尤是蚊蟲蛇蝮日夕惴惴恐恐盖以所居距府內稍間且多竹樹之故比他忒甚苦事苦事邇來稅裝已久未知做何事看何書豈應才得一紙便抛書卷也書來不以相聞悵然悵然常見世人開口動談羲軒以下事滔滔如湧而其實則於東土舊蹟反或

昧昧此說已見於咸虛白所論矣此是極倒置之事居在東方必先諳東方事蹟方可以做得東方事業況一登朝籍自有許多用處耶願兄主及此閒暇時博覽我東故事前輩論著者無遺搜羅以爲切時之用如何　祖宗朝典章因革尤不可不悉知之彼俗間作數句詩律要得能文名士四字稱號者自是小眼目窄局量兄主豈爲是哉第此獻愚

上參贊公

下投一律屢詠齒頰生香不忍釋謹當强拙拚和而出醜可愧以是爲憂耳還用一呵觀水樓𢱢甚拙陋

而八景頗佳範台先作八絶太白又次之盖二友既得之於目擊之際而執事未及登臨故擬俟歷上而仰扣矣今則歲寒未易如所料謹錄之紙末或律或絶幸賜題以賁之如何如何雷異連作永夜無寐只有憂恐奈何

珠丘佳氣北 石室淸風東 廣津落照西 三洲朗月南 丹山驟雨東 南城霽雪南 巖淵暮帆西浙水之舟必張帆於此 王灘夜漁北

答再從兄知樞公 廣基

忽爲改歲相望渺然瞻仰實勤卽伏承下札伏審向

來嚴洹政候一向萬安區區仰慰之至卽日新元伏惟履正納祉起居增寧下誠馳慕旋自切切弟奉老迎歲喜懼交至餘外悠悠不足盡喩惟是袁安之自然流涕傳變之無處求生是爲今日識者之所耿耿而已奈何赤洞表誤誠如下示不亶此也漢陽府尹先祖在府君爲高祖而表稱遠祖弱冠司馬試及享年諱日並不錄此等處舛誤如此此則世代之謬記尤不足怪此實早晩改竪處也庇仁兩墓之纍纍族葬專由於隣居子孫不解事理京洛絕遠無從禁抑之致而墓道之埋沒荒廢實是子孫之責也高陽景安

公大碑中記金安老時受禍事太沒之又平日言議事爲又甚畧之弟嘗欲復立新碑禀于仲父則亦以爲可而尙未能矣今此下示誠爲切實謹當銘心又將說與宗族之可以語此者而世故糺紛此等準擬恐終歸閒商量也已

與再從兄進士公度基○在東萊匪所時

淡行闕賀囦已歉悚書辱荷恕殊切慰欣多少諭意如奉談笑屢閱忘倦何喜方此卽者起居想益珍嗇湖行想已發未知或已爲定疊計耶冬末風禠得見齊字佳韻三復不已令人起感滿內自是吾家枌社

丘墓宗族之所寄依仰在茲魚蟹秔稻之所出計活亦便早晚歸宿毋志於他如何弟一味僅澹寒食既過先忌又迫種種情緒何可盡言然覩彼八十老人西戍南遷絕海孤居盖不翅有間古人所云每將不如我者以自寬者非妄語也所教鄙書之譽許之太過第深汗仄弟雖嗇豈惜一部書於從者耶日者偶閒甚試取書簿以算之所藏殆近二千就其中浮濫不中看如東人惡詩小史雜記之類固不爲少而其合看合讀者亦自不少然而弟之能手觸而目寓者不滿十百之一徒庋厨閣爲蠹魚旅舍作渠檀越做

甚功德無寧歸之名山如李公擇故事反而思之昔賢淸俸買來手自校一詩亦大有理以是姑趑趄未能決割耳早晩當有塞敎之日今姑打睡覺便又睡甚好好萬事無如睡不知一句聊以奉誦弟書居蝸屋汗蒸暈轉起步庭除蛙蛇縱橫夜則蚊雷隱隱不敢燃燈室面東而西南塞北有屋橫障徒自輾轉以終日竟夜未能合睫深有羡於兄主之長事打睡也自聃之歸慱亦無偶不免取殘書遮眼而未了數板輒已忘脫神精若此他事可知其將奈何所恨從者今番忽失却喫惠州飯材料爲可惜耳然第益自奮

無徒摧頹以沮心也以采色則紅勝於白以牌則黑角勝黃楊以役名則成均館學諭字數多於成均生員恐稍勝而無不及者矣竊想發書必大哈曰這漢風也坐在三丈棘城中又何祟也而猶作此狂譫言至於此令人捧腹言非更僕可旣而紙盡不宣

答三從弟子恭 肅基

好雨連宵蘇人多矣此際定省啓居想益珍勝見諭縷縷牖告鄭重三復艷歎不省紙之生毛也所敎大較儘好無別㨾意思與鄙錄中末說暗相合殊幸鄙錄中二一段或說特取以證其無稽而已至於末端此

說是三字可見迷意所在何嘗有許於粗細計較之言哉大抵衷者卽中庸之道之謂也其所謂中庸之道者固是無過不及恰好底道理之稱也天旣以中庸之道錫之於人則人之受而若之者亦不是別件物事而卽上所稱中庸之道者若能如是看得則仁義禮智信不偏不倚等意自具於衷之一字特以其上言衷而下言性故致傍觀者之妄疑也殊不知其衷也性也在天在人隨處自如固無間隔衷是性也性是衷也其名雖異而其實則同也來書說得此甚明白痛快更不贅爲第所謂天而曰衷人而曰性者

只以正上下之等位而明賜受之名目等語恐或不然自天而曰降衷者即降中庸之道於下民之謂也自人而曰性者即受中庸之道與心俱生之謂也衷之與性其爲中庸之道則雖一也而分上下而言衷性者特有意焉必以天降之于民則民乃受而與心俱生之意仔細看得始乃有無限意味亦可以照應降之之意也若如來說解看則其所以曰衷曰性者便覺無味必即此而深玩之然後可知天之所與者衷也而人之不可不若者亦衷也於此更加思量如何書末論理氣之說大體得之矣淺知少有不逮處

又請細示心之歛性情而具之方寸等語來說固宜而衷之與性既是一副當中庸道理則謂之降衷之性云者顯有分別彼此先後底意或無誤耶並乞入細揣度盛說旁引博證滔滔不窮誠不意若是其驟長殊可喜也第掇文之際或欠委曲處加意省察爲望

答族兄體元 健基

昨承枉騎委存感荷已深第恨未能從頌卽拜惠投一書披復再三令人聳感已萬萬況又伏承分惠先族曾祖翠軒府君疏劄一帙謹已跪受訖仰認從者

寄與鄭重戒飭丁寧苟非相愛之至何能出此藹然
情悃溢於尺紙之中顧以若弟不腆何乃得此謹伏
惟念翠軒府君直節匡國至誠憂時者實有得於董
子所云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之訓而
無愧乎古人之直道事君死而靡悔者也夫其秉心
公正惟義是視之故好惡之辟進攘之偏無所入於
中而屢牘連篇多及時人長短世之以黨字加于公
者可謂淺之爲知公而奚足以語坦蕩之道也況我
先祖肅敏府君所云立朝三十年不踏權貴家蹊逕
者雖百歲之後亦可想其恬靖自守不求聞達之意

誠有足以立懦警貪爲範於頽俗而垂型於後昆者哉僉以弟眇然弱齡倖竊科名又遽將濫竽清要世路如羊腸一身似蚊蟻舉頭而擔得無限重大無限艱難日夕憂畏不知所出惟是躁擾浮競恠駭乖激以爲世道害以爲門戸羞者誠不欲甘心樂爲而稚未經物驟未通學全無所養必易僨辱惟此爲耿耿未可以遣懷耳承諭及此勗之以勉追二祖戒之以毋效末俗弟雖不肖顧敢不銘思不墜以毋負盛意也近世標榜多門論議日激雖在至親其能以誠心相告語者固未易也今此牖導實出於血心相孚旣

以感歎不已尤可知其追本惇厚之深至萬萬也繼自今以往益加勑勉以補不敏則尤何幸幸弟雖甚遂亦當時效惓惓之愚不辭爲他山石也對客草謝不能盡意

知守齋集卷之七

知守齋集卷之八目錄

碑銘

戶曹參判贈領議政忠簡金公權神道碑銘並序
安州牧使贈左贊成諡壯武金公浚神道碑銘並序
戶曹參判李公爾臣神道碑銘並序
三道統制使李公載恒墓碑銘並序
司憲府大司憲金公相玉神道碑銘並序
議政府左參贊致仕金公有慶神道碑銘並序

司憲府大司憲李公顯祿神道碑銘并序
成均館大司成申公敏一神道碑銘并序

知守齋集卷之八

碑銘

戸曹參判贈領議政忠簡金公神道碑銘 並序

粤昔　宣祖大王棄羣臣光海主旣嗣位姦兇逢君
慫恿謂母可讐錮　仁穆太妃于西宮仍日謀廢黜
令大小羣僚議可不可刀鉅桁楊以脅言不可者公
卿大夫士咸惴惴無人色其不苶靡而挺然特立爭
不可者自李文忠恒福鄭忠貞弘翼而下廑廑若而
人耳淸風金公諱權見國事日非言病杜門不出已
有年慨然出涕曰忍從此乎吾意决矣遂獻議曰納

君無過微臣愛君之至誠終始全恩聖上處變之大
德千載之下與舜並稱區區之望也凶黨大愕譁然
交章攻公戊午二月遂竄公江界是冬旋移之于湖
南之務安縣居務安者五歲時盛言賊臣白大珩等
因西宮儺夕行弑逆道路傳說藉藉公聞之驚倒痛
哭遂號泣不食十餘日縣監辛弘立爲懇公設酒饌
來慰公北向哭曰今日非　先王諱辰乎吾死亦遲
矣顧其子趣辦喪具又曰吾無所恨但恨不復見老
姊耳無何竟卒于謫所卽天啓壬戌二月十三日也
享年七十四光海主命復公爵沿道護送歸櫬官庀

葬事五月祔于楊州金村先兆坐艮之原明年春
仁祖大王靖社復正倫彛盡鑴昏朝勳爵公亦降秩
亞卿以嘗抗義扶倫旋特贈議政府左贊成遣官賜
祭後又加贈領議政又嘗下教曰恨不令金權相予
以講治道 孝廟朝以公守正不貳懷忠殉身復特
謚忠簡南士建祠于務安以享公 肅廟朝賜額曰
松林書院嗚呼 列朝所以彰善褒忠者至是而靡
有遺憾而世之爲人臣者亦可以知所勸矣公字而
中別號拙灘始祖大猷高麗侍中入我 朝簪組相
承高祖諱臺司憲府執義曾祖諱叔彌成均生員贈

禮賓寺正祖諱湜己卯薦擧科壯元成均館大司成與靜菴趙文正先生同德齊名共攖士禍追贈議政府左贊成謚文毅考諱德懋　顯陵參奉贈吏曹判書妣坡平尹氏麟之女公天資粹美長身秀骨望之儼然外寬而內剛少受業于牛溪成文簡先生益自勉勵手不釋聖賢遺書萬曆庚辰別試及第選隸槐院薦拜藝文館檢閱尋陞成均館典籍歷司憲府監察戶禮二曹佐郎弘文館修撰再爲兵曹佐郎司諫院正言乙酉爲獻納先是鄭汝立尊事栗谷李文成先生先生旣沒而反詆之義州牧使徐益上疏斥其

狀時議右汝立請罪益公獨抗言汝立無狀益不可
罪遂見遞屛居久之一爲兵郎遭內艱廬墓旣而汝
立謀叛誅　上思公言乃曰金權安在庚寅冬服闋
復爲修撰辛卯拜持平時孽臣秉國煽士禍將刻一
隊名流以及鄭松江澈公又不從而去其職及松江
竄于邊而士類貶黜殆無遺公亦被罷斥歲餘倭寇
大入　車駕蒼黃西幸公由山路間關追赴到成川
光海主以世子分朝駐是府聞公至稟于　大朝以
公爲侍講院文學俄歷吏曹佐郞校理持平司諫而
講院則常兼而不改從光海至于湖南而還甲午秋

以御史巡按北路咨詢撫摩奏蠲歲貢之最苦民者北人賴蘇翌歲歷議政府舍人修撰直講出爲三陟府使五年遞爲司僕寺僉正明年陞正又出爲延安府使遞爲宗簿寺尙衣院正通禮院左通禮　穆陵復土以董事勞陞通政尋以莎石綻裂下理收新資復爲司䆃奉常兩寺正庚戌復加通政階爲驪州牧使明年罷歸又以宗簿時修璿錄進嘉善同知中樞府事壬子戶曹參判光海主錄分朝時從臣衛聖勳公亦與二等超資憲封淸風君兼同知春秋館事五衛都摠管乙卯奉使朝京旣還深居謝造請數歲而

遂被讁以沒公忠信重厚自幼有至性孝於事親篤
於奉先二弟先沒孤幼滿室公撫養而嫁娶之如已
出與內外親黨四時讌會獻酬盡歡歲以爲常名之
曰修睦契逢舅氏老妾敝衣過街路公降軺而揖與
之語一市人咸聳歎於其賤而窮尙如此其他可推
而知也持身以謙恭接物一主溫柔而最嚴於嫉惡
雖久要不少饒假居官慈祥簡易不求赫赫聲而常
有去後思恬穆不喜交遊唯臨事秉義不撓於毀譽
素與李文忠及李文翼德馨最相善文忠嘗稱公以
不失赤子心又曰他日立大節者必此人也公立朝

四十年位至卿列而服食如寒士門庭落然辛丑以後黨人用事排擯异已公浮沉冗散而了不介意晚歲策名勳府愀然謂子弟曰我何功也及白首去國送者無不涕洟而公獨怡然無幾微色苟非措身於榮辱禍福之外則能如是乎夫當倫常斁絕之際冒萬死抗一言卒乃痛念　宗國滅性而不少悔人紀賴以不墜至今百餘年耿有休光凜凜可與日月爭輝君子謂頴考叔之孝屈正則之忠公實兼之噫其信矣聖人所稱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公其庶幾焉

仁廟自在潛邸素敬公聞公亡悼傷特深謂公孫堈

曰余欲往哭而煩未能爲也噫使公不亾而在者改
玉之初必先登庸裨贊新化而天不之憖遺詎不重
可痛哉夫人韓山李氏將仕郎漢墻女牧隱之後也
一男典祥僉正孫男塽參奉垌僉知孫女適趙澄源
金周參奉男長重明兵使生錫如同知錫弘次瑞明
無後僉知長男漢明生員生錫昌縣監錫文郡守次
晉明縣監取錫文爲後今爲六七世多不能盡錄銘
曰

靖陵在宥宗儒滿廷文敎掌敎化贊以寧公爲肖孫
懿玆典刑早就有道襲訓家庭華貫淸塗如刃發硎

拆邪僑正若縣裹釘薰乃别蕕渭寧混涇無平不陂
否運是丁禍迫金墉厥聞惟腥小大瞿瞿魄奪身靑
公乃抗議奮然義形曷憚鼎鑊曷畏震霆狂瀾湯滴
一柱亭亭兩儀昏濛皦然日星禦魅西南寒暑幾蓂
製荷紉蘭山榛隰苓凶報沛傳藉甚塗聽絕食驚號
腸摧涕零　先王在天陟降明靈臣敢遲死趨扈雲
軿翩然隕逝曾莫少停白首丹忱沒愈熒熒聿扶人
紀爰植天經封人舍肉楚臣獨醒公則兩有垂耀千
齡之列聖褒崇恩賁泉扃衿紳愾慕廟蔵芬馨熊熊
正氣上薄靑冥百爾君子退不範型過者其式貞石

是銘

安州牧使贈左贊成謚壯武金公神道碑銘 並序

天啓丁卯春正月建州虜大擧東搶進圍安州城安州牧使兼防禦使金公諱浚力戰死之事聞 上震悼命旌其門特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遣禮官吊祭 王世子分朝全州亦賜祭是年七月歸葬于古阜金井里酉坐之原古阜安州人士請建祠祀公及他死事者俱許之錫以美額 肅廟又特賜公謚曰壯武後孫煥以墓道闕顯刻為大慼來請余甚勤

余惟公忠烈焯焯在人耳至今百二十餘年尚赫然如前日事不敢以文拙辭謹就前輩所述傳若狀敍次而係以銘公字澄彥彥陽金氏出新羅敬順王高麗門下侍中威烈公就礪爲名將事載國史公其十四世孫也其後有翼戴公佺文愼公賆貞烈公倫彥陽君敬直工曹典書福生簪組蟬赫曾祖守乾禦侮將軍祖輳西部參奉始居古阜考匡弼贈兵曹參判以公故妣咸陽朴氏從贈貞夫人公二十四登萬曆乙巳武科由部將薦拜宣傳官陞出喬桐縣監秩滿歸丁母憂廬墓旁三年一不至家既服闋見時事日

非決不仕除武兼宣傳官亦不就漁獵自娛 仁廟改玉公卽拜都摠府都事陞經歷用勳宰薦擢爲竹山府使爲政公直無私甲子逆适稱兵叛公以後營將守臨津上灘兵不滿千而號令明肅防守諸具甚整飭既而下流師潰賊臣李興立以兵附賊賊遂從下灘渡涉公獨引所部兵還趍京城時 車駕南幸賊勢大熾道路傳說多不測公斬訛言者一人以徇衆肅隊而行意思安閒如平昔旋被元帥檄退守永平山城賊平始還任又誅亂言鄉官其子訴公濫殺徵下理自辨得釋然自此著能名薦拜義州府尹不

悅者論其驟陞遞爲訓鍊院正以鳳山凋敝不振擇
授公郡守至任未幾百廢俱興鳳民刻石追思之明
年春陞拜通政大夫安州牧使兼防禦使安州近塞
大城爲西路要衝而重兵皆聚昌城義州公手下無
兵嘗請于朝募僧軍千人頗精銳議者以爲不便而
罷之公間語所親儐价曰今此虜朝暮伺釁而二閫
不能治兵吾虛帶使號虜不來則大善虜若來無兵
可禦守臣徒死已矣及虜至公集民兵城守節度使
南以與率麾下數百騎馳入城公與之協守十九日
虜進薄城圍之數重四面環攻公竭力備禦晝夜力

戰虜三進三退氣少沮乃以書求和又遣降將朴蘭
英等要見主將公不應登城斥罵辭氣凛烈賊大怒
攻益急二十一日朝城遂陷公在城樓上倚柱射賊
矢盡虜坌集公已多以焇黃置座下即擲火自燒殺
虜兵亦多爇死者吏民陷虜者潛求公屍瘞之虜退
始返櫬焉公男有聲及女年十六嫁爲羅氏婦者與
公之妾金其幼女俱隨在公任所邊報急羅之父方
守鳳山走二奴請以其婦歸公曰虜已入塞吾不可
以出私屬撓民心女亦泣請終不許南公知城必陷
欲遣有聲賚狀赴京都公曰諸將士將擢賊鋒而送

吾兒出城私也亦不聽及城陷有聲曰臣爲國死子爲父死各其職耳遂戰死金罵賊不屈並其幼女遇害羅氏婦自刎不卽絕仍不食死本道觀察使金起宗聞于朝曰一家之內三綱備矣嗚呼烈哉公配宜寧南氏從贈貞敬夫人縣監瀓女察訪贈承旨挺蕤孫觀察使李洸外孫先公沒祔公墓四男長振聲錄公忠節直拜六品職仕止縣監次卽有聲襃贈戶曹參議次啓聲泰聲女長適閔壽牧使次卽羅守素妻與有聲及金俱旌閭側室一女適金相鉉振聲男瑒瑀玖女壻進士安時哲判書權是經有聲男璜啓聲

繼男瑎進士泰聲男璡珽璭瑎珽文科承文院正字
璭生員女婿李仁齡林滇閔焘二女婿學生鄭洙誠
進士俞命弼內外曾玄以下今幾百餘人不盡記公
少業儒姿貌端丰性且雅馴旣投筆乃更果敢嚴猛
倜儻慷慨好與人軒輊以雄豪自居軀幹胮壯眼凸
聲嘶前後類二人識者異之遇事奮發風生臨機夬
斷局量弘毅志氣亢直人皆嚴憚之莫敢干以私雖
游於武人乎自處高簡所與交盡一時英俊以此重
於時而亦以此多忤於人常磨一劒置座側撫而語
人曰脫有緩急男兒不可苟活吾之命懸於此劒李

文靖植素善公公沒而爲之傳其贊曰公嘗云吾勇於敢爲而策畧非所長有能贊我計畫者雖十萬可將也及策二閫至自卜其死何其明耶女眞代爲東國患公視乃祖勳業不啻不及然其身家殉難使虜知其守禮義之國而不敢肆則亦威烈之所未有者噫斯尤足以知公矣夫銘曰

稽麗威烈勳業炳蔚累公累卿世奕簪紱仍雲以降公又挺出少也循循壯乃揭揭負氣自豪奔義如渴值時溷濁絕意聞達 聖祖改玉首被簡拔遏盜江關克臧師律西憂其棘大州進秩權畀專閫號唯授

鉞蒐兵計闕殲身志決虜氛東漲兩鎭先沒月暈三重孤城一髮倚堞憤嵩氣吞臊羯奈乏蟻援寧抗豨突張弮矢盡灑血力竭烈炎颷騰疾雷轟發日星晦雩山嶽震裂公身雖亡公神不滅麾呵欃槍上薄列缺有兒殉孝有婦死烈一家三綱虜亦嘖舌焯矣終古疇可與匹賁赫哀贈輝映棹楔百爾君子尙勉臣節金井有樹臨徑卒嵂刻詩詔後愧非鴻筆

戸曹參判李公神道碑銘 並序

嗚呼辛壬之禍自我　朝以來所罕有也當世士大夫出於湯火斬伐之餘多眩於是非逆順之際往往

言議不徒不能有以拄凶徒之口間亦有爲之說而助之者獨十灘李公慨然憤發述灘上問答一篇辭義嚴正痛快見者莫不嘆服及蕩平之議始行又頗有心喜而樂聞者公獨憂之曰朝廷從此又生一黨國其殆哉至今將三十年竟如公言噫以公之高識深慮苟使之長臺館居廊廟諷議左右訏謨朝夕則其所明義理而扶世敎必大有可觀國與有賴而公旣自處以常調蔭路世之所以處公者亦限於一第雖位至宰列而只浮沉冗散而止噫其惜哉公諱雨臣字伯說其先延安人自羅麗代有冠冕我 朝廷

城府院君文康公諱石亨始大顯又數代左議政文
忠公諱廷龜吏曹判書文靖公諱明漢禮曹判書文
肅公諱一相三世爲　列朝名臣文肅嗣子諱成朝
司僕寺僉正贈吏曹參判聘豐陽趙氏贈贊成相鼎
女生公公詞業夙就尤工於駢儷屢發解終不第庚
寅始仕爲四山監役官歷尙衣別提義禁都事甲午
除井邑縣監南民號難化而公治之以呂氏鄉約吏
憚而民懷旣而病辭復拜義禁都事　宗廟令戊戌
爲麟蹄縣監減蔘稅戢姦猾三淵金公居雪嶽馳書
賀公比之諸葛治蜀云移大丘判官麟民鑄鐵頌遺

愛大丘地廣務劇最難治公剛以束濕明以剸繁府掌巡察使朝夕支供吏以是受弊滋酷至破產公勸巡使狀聞而分其廚朝命改量田公躬審其肥瘠而差等之旣歸民又刻石追思辛丑陞咸陽郡守未幾丁內艱乙巳復拜義禁都事爲義城縣令歲飢殫心賙賑巡使繡衣交狀褒聞道有淫獄而疑未決巡使以屬公按覈甚明重勘强刼者罪聞者快之丁未陞富平府使時一番人復得志公托疾棄歸戊申亂後不樂居京盡室入加平加有十二灘仍以十灘自號辛亥差宣惠郞廳不就冬拜司僕僉正勤攻駒刊馬

醫方選厮徒課講解擇其能者差馬醫仍爲式癸丑
拜原城縣監荐饑民走死且盡公營賑視義城時尤
力以戊申後民志猶未定自爲文明曉之且取鄉約
十二條翻以我音令民易知聚父老人士行鄉飲酒
禮治聲藉甚巡察使以聞進通政階原民亦竪二碑
頌之乙卯歸爲僉知中樞府事五衛將敦寧府都正
丙辰拜掌隷院判决事己未以仲子任侍從例陞嘉
善連拜同知中樞敦寧府事漢城府右尹都摠府副
摠管及除戶曹參判公乃曰是爲命德之器非老蔭
所可僥冒力辭不拜甲子二月二日疾卒壽七十五

前數日手書遺訓授二子所言皆持身處世之道不及家事初葬廣州丙寅改窆于果川塘村向乙之原以判書推恩贈吏曹判書配南原尹氏考承旨贈參判彬從封貞夫人通書史識義理爲婦爲母六親儀式祔公墓左三男長恒輔早夭次鼎輔判書季益輔參判二女長適贈修撰南有常次適申晪恒輔取族子述源爲後鼎輔一女歸尹顯東益輔二女壻進士閔濟烈金楚材南一男公弼女壻李演正言元仁孫申無後公容儀魁偉言議峻正蔚有故家風度季父觀察公及從叔父文簡公甚倚重焉內行甚備前後

侍親疾盡誠不懈蕲指進血推以及於友諸弟恤親黨多人所難及與族人立宗約遠祖墓置田以祭事係斯文必極力扶護性儉約自屋廬至衣屨雖獘不改律已甚簡嘗曰以先蔭享官廩罔非天恩如有所犯不但負國是忘祖先也典七邑歸槖蕭然田園臧獲無所增少喜酒有親戒則不復近桮觴尤嚴於色戒居官一切屏聲妓平居嗜書老亦不去手最長於詩律晚而置一梅頗奇時相以書求之公不與曰彼以我爲玩好交耶兩子與從子相繼决科登翰苑入瀛館公以榮爲懼憂形於色尤申申於持盛滿愼交

前數日手書遺訓授二子所言皆持身處世之道不
及家事初葬廣州丙寅改窆于果川塘村向乙之原
以判書推恩贈吏曹判書配南原尹氏考承旨贈參
判彬從封貞夫人通書史識義理爲婦爲母六親儀
式祔公墓左三男長恒輔早夭次鼎輔判書季益輔
參判二女長適贈修撰南有常次適申暎恒輔取族
子述源爲後鼎輔一女歸尹顯東益輔二女婿進士
閔濟烈金楚材南一男公弼女婿李演正言元仁孫
申無後公容儀魁偉言議峻正蔚有故家風度季父
觀察公及從叔父文簡公甚倚重焉內行甚備前後

火風鼎卦六

貴客自相親

功名垂手成

獲金值

仰望太

遊然至判書在三司則又戒之曰我家世臣也　君
德遺失時事關謬汝宜昌言無以我爲念也嗚呼其
亦可謂賢於人矣夫以公之人地抱負而所施究屢
止於區區民社豈亦關於時運歟銘曰
在唐中郎留仕東國繇羅涉麗簪紳烏奕樗翁沙老
焯然名德洲湖繼作詞壇世陟公爲冢嗣聞望嶷嶷
藻華外暢行誼內飭人所期公以槐以棘逸驥蹠足
溟鵬戢翼曷展蘊抱薄試朱墨治架卓魯頌騰鑱刻
倘來朱紼寧稱天職慶溢階庭公則抑抑義方之訓
不弛食息最公持議壹是嚴直簌言斯拄來世可式

我銘貞石永垂無泐

三道統制使李公墓碑銘 並序

公諱載恒字君望系出璿源德興大院君六世孫高祖諱引齡唐恩君曾祖諱瀷窗山君謚靖憲祖諱經漢武科府使贈左承旨考諱弘遜不仕贈大司憲妣贈貞夫人宜寧南氏忠義衛得老女公幼而豐貌偉幹氣度嶷然甫勝冠辭翰夙就發解覆試不利乃歎曰親老而家且貧難以是成名遂業武藝丙戌捷庭試除宣傳官兼備邊郎陞訓鍊院主簿丁憂制吉差捕盜從事官御營郎廳都摠府都事經歷轉訓鍊院

副正仍陞正極選也丁酉加階除禁軍將旋授三水府使明年移吉州牧使兼防禦使狀請移邑城津以僉使兼中軍不能得兵使李裕民褒聞以修舉戎務
命賜馬瓜歸除羽林將適李忠愍健命使燕啓請公以自隨及還忠愍遘慘禍公傷痛屛居明年除驪州牧使秋陞慶尚左水使黽勉往赴時余亦以下价故栫棘東萊公念萬里同行義來視余爲凶黨所劾罷已差平安監營中軍專任改軍制汰冗揀精從附近編魚鱗隊連除外邑輒因是不得赴乙巳除南陽府使旋除慶尚右兵使未及赴擢嘉善階授御營中軍

轉禁軍別將卽又廟堂薦除三道統制使數日移捕
盜大將復因大臣言仍授統閫公感激恩數一心圖
報凡諸軍務殫誠董飭屬島曰金鰲久養船材京司
請折受已蒙準而公三狀閫力請寢 上獎以擧職
而特許之以三南合操久廢請躬巡左沿海防多所
設施應旨上疏陳十九條優批下廟堂議處公沒後
逋欠量蠲保布減半都城定守文武交差海民蠲稅
等事多所施行時有以餽問諸摘謗公者臺臣驟聞
而論之 上曰予知某盡心國事終不允而公竟辭
歸除副摠管訓鍊都正御營中軍丁未病未承考官

命坐罷歸扶餘先墓下有言公避時在鄉廷尉問旣見宥冬除江界府使陛辭 上引見而慰勉之公勸課儒武咸自激勵聚影資而無屬處者累百人設廳而鍊藝自成一隊又造紙標印署姓名月日分授入把軍丁俾相考驗無標者以奸細論至任未幾畿湖逆亂大起公以居遠夏初始聞之憂憤不自勝卽日令長子前都事壽賢賫狀奔問 上覽狀辭激切宣示諸臣曰當此時在官守者無一人如此唯某乃於千里外送子勤 王豈不奇哉旋授壽賢宣傳官大臣請內遷公已而捕將缺復申請 上慮擾遠人心

不許五月特授御營中軍轉訓局復兼摠管明年拜
黃海兵使舊有逋債累萬兩已成鬼簿而侵徵猶及
隣族公狀聞而焚債簿于街上民以大愉明年夏移
拜平安兵使公欲更張軍制如箕營時而臺劾遽發
其言俱鑿空無可憑盖爲媢公者所譖云 上教以
某之爲人予已知之然不可置人黯黮令拿處公旣
對理金吾奏讞謂無可罪卽釋之臺臣後亦追悔以
爽實自列公歸無何患風痺以辛亥二月十四日卒
春秋五十四訃聞祭賻如儀四月葬于扶餘縣西坐
巳之原公初配淸州韓氏通德郞聖著女淸寧君德

及曾孫生一男即壽賢武科縣監一女婿金致祿繼配光州鄭氏學生儀昌女判書賜湖曾孫三男志賢邦賢進士國賢武科水使長房男思祖思曾次房男亨喆三房男亨正亨元文科正字亨中女適金泰河四房一女適黃仁裕公自幼甚孝父母每稱以眞孝子事諸姊友弟妹俱盡其誠雖疎戚窮且陋者接之無間尤急人之急有喪則解衣以賻之貧不能葬者倡議捐財而助之嘗赴衙見一隷病而仆途爲之下馬而施針藥得甦又見一女奚道遑遑與人言其主婦人方產而無飯羹資若就盡公聞之惻然入路旁

舍解一衣令從者易米藿偕女奚往遺之與人交淡如也視世之奔趍媚附者若浼嘗自燕還一宰使人求公所乘公謝之曰吾豈惜一馬秪恐彼此俱損耳其宰亦愧服平生不問產業亦不為子孫計嘗曰為人之道只忠與孝耳大書愛君如愛父憂國如憂家十字於壁壽賢之為邑也書贈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語以誡之所居朴陋旁無侈麗物手不近酒巵謂諸子曰吾不得已屈志為此今雖稍顯恥辱多矣若曹能以文學飭行禔躬則幸矣婚嫁必先求儒素家又不畜姬妾曰此亂家之道也公

之初發軔也將相諸公多稱以國器又嘗從權判書
尙游金判書鎭圭二公幕辟受知最深少以善書名
當世號筆家亦稱之噫以公器局抱負朝暮且登壇
而公旣骯髒不求苟合天又不假以年寧不惜哉自
公沒三十年來欲復見實心嚮國可托緩急如公者
其可易乎余於是重爲之齎咨也噫銘曰
靖陵之昭曰維德興唐恩窰山惟高及會揭揭王父
位胡不稱皇考厚德樹慶後承公幼飭書螢窓雪燈
愾然投筆聲譽早騰外內歷揚左右承膺竱心營職
衆允謂能四枚閫鉞隨地制勝迺繕蒙衝迺蒐卒乘

雪山西重滄海南澄蚤暮登擢師垣佇陞險塗難盡多口屢憎事自澡雪玉詎點蠅嗟用不究大限遽仍憂虞彌甚干城孰憑勗哉後人先武克繩我銘徑樹來世其徵

司憲府大司憲金公神道碑銘 並序

戊申逆亂盖 國朝所未有之大變也亂甫定而主時論者覸 聖上深惡黨習倡爲蕩平之議外若自貳於凶黨且欲中 聖意而中實汨忠逆之分時士類之自外奔問者相繼告退金公諱相玉獨以爲吾輩一退則國事尤無可爲義當積誠開導終無益則

退亦不晚且雖退而亦宜明言其義不當苟然去也諸公或以公言爲是而不能從會命諸宰入侍敎以勿歸而共蕩平公進曰 聖上建極于上明義理正是非則黨論自當消融而蕩平固可望不然蕩平恐無日矣古人云同其退不同其進臣與旣退之人義無異矣 上盛怒而責之已而 上以公自存形跡嚴旨促召公乃上疏言蕩平之本不在兼收並用實係乎 君上之一心建極以臻於大中至正之域況今逆變醞釀旣久根柢且深誅討不嚴王章莫申賊臣兇孽傳襲兇圖詬天罵日無所不至糾結中外殆

半一國及此大亂之餘當先而當急者無過乎明義理正是非以彰亂賊之所由來以嚴忠逆之所由分規模舉措正大光明則色目同異自歸消融苟非然者只見其遺本理末泯棼乖舛蕩平之美實無做成之望而竊恐禍亂之萌又伏於冥冥中矣 上震怒命竄靈巖公怡然就道曰將封章筮得明夷之兆幾已見矣人力何與焉盖公性度靜而明愷悌而雅潔平居不甚矜持而臨事則裁之於義毅然有不可撓者其居臺閣也同丈巖鄭公澔劾柄相樹黨毀經又劾國子長謟附相門沮敗儒疏論信使馱載之多前

所未有請罪其從行之尤縱濫者又言貪汚成風身居本兵千金買家官爲方伯肆然營第　景廟代理公上疏　肅廟請諄諄訓諭如唐宗之遇物輒誨仍請如褚遂良所云旬日講學故事在玉堂上劄　景廟勉以臨筵講讀虛心玩繹宮掖服用務加裁損　景廟納繼嬪公劄請克謹造端之道以爲刑內之本虹異上劄言國勢扤揑名節掃地綱紀日頹民心日離而開講稀濶工夫作輟又請擇初仕以淸官方治汚吏以懲貪風關西七邑差遣文吏以彈壓邊地繡衣廉問不時發遣以畏戢守宰今　上初服與若而

搢紳合疏請逆鏡快正邦刑護鏡者一併竄黜卽命
鏡竄島營護者削黜明春首拜承旨時鏡黨尙多旁
伺朝野憂疑而位著空虛機務塡委公左右彌綸夙
宵勞悴數旬間頭鬚爲白間入侍屢白懲討宜嚴後
又以大司諫上疏言亂逆大憝臣子之所必討向來
一二元老言未見施相繼去位朝著之上娭婀成習
殿下又必厭聞斥責無少顧藉氣象風習日就委
靡此實 殿下導之也又言奉保夫人不過一宮人
耳乃以祭文之不善鋪張譴責詞臣非臣子所忍聞
殿下喜怒之不節一至於此宜加意於程子忘怒

觀理之訓也丁未朝象又大變一番人進用公以刑曹參判上疏言諸臣之苦口討逆亶出於爲　君父明義理而　殿下乃以黨比罪諸臣忠邪是非一切貿置國事將不知稅駕之所也戊申三月賊報甚急京城鼎沸公時屛郊寓而家眷自京欲往從公公嚴辭止之卽日入朝拜同知義禁府事漢城府右尹移都承旨時兇徒堵立公介然處其間正色直言無㥘避人皆憚之賊臣思孝以全羅監司狀聞弼顯擧兵狀而辭語少無驚動意公言泰仁去全營至近賊顯之三日習操思孝豈不聞知而泛以偵探爲言賊顯

舉兵至營底潰走則其間形止亦豈不知況其姪道
亨方被逮鞫尤可疑命卽拿覈公之前後謦咳於
重宸者本末俱備不激不隨明白剴切雖不免時有
觸忤而唯 上亦察其誠意眷遇不替恩譴未幾旋
卽宥敘如舊常諭筵臣以予知其爲人盖疎脫人也
公由是感激自號以疎窩云公字彥章其先延安人
以四門博士暹漢爲鼻祖高麗蘿葍山人濤我 朝
左參贊汝知參判錫哲尤有名曾祖諱琄掌苑署別
提贈執義祖諱粹五鍾城府使贈參判考諱灝司憲
府掌令事 肅廟敢言不諱特賜皐比以奬之以公

從勳屢贈至吏曹判書妣海平尹氏通德郎堤之女
領議政斗壽之後公二十七擢謁聖文科壯元屢拜
禮曹兵曹佐郎正郎司諫院正言司諫司憲府持平
掌令侍講院司書文學弘文館副修撰修撰副校理
校理副應教西學教授選知製教外則高山察訪泰
仁縣監以御史廉察湖南間除忠淸黃海二道都事
東萊接慰官俱不赴　肅廟昇遐用敦匠勞陞通政
階求外爲成川府使壬寅春棄歸乙巳屢除承旨由
禮曹參議爲黃海道觀察使書進冊　世子教命文
進嘉善階自是屢爲大司諫戶禮兵工刑參判左右

尹都承旨大司憲同知義禁副摠管或至四五而一切辭不拜或閑司漫局值不得已暫就亦卽引告遞未嘗久淹也陶菴李公縡常語公去就不可猛而有跡古聞其語始見於公云間出爲安邊府使再充燕价輒以病免己未五月七日疾卒春秋五十七葬于高陽東遮帳村辛坐之原夫人平山申氏成均生員鐸之女忠貞公恂之曾孫溫恭簡潔內助公甚多六親咸稱之生後公一歲壽七十六葬祔公墓左舉四男一女男長魯縣令次默生員有至行不勝喪旌閭次熙佐郞次薰亦夭女適洪檍修撰長房男載泰一

女適趙學會一殤一㓜次房男載順修撰三房男載器載龜一㓜四房取載龜爲後洪婿二男大燮大緦女適朴晉壽公㓜而端頴敏悟不煩程督文藝日就判書公忤時議補蔚山公年十三獨隨侍奄丁大故含歛無違禮旣長淹貫經史非甚病書不去手每痛早歲孤露喪餘悲泣終日奉先必誠必謹至老不懈友兄弟篤至憂其疾愍其貧竭其力所及推以撫恤親戚曲有恩意立朝言議一主公平而章奏筵對又必歸重於正 君心每謂懲討緩則義理不明國是靡定殆將忘其疎遜而身任其責者終至得罪而不

悔人或勉以分義則曰但當論當仕與不當仕耳其於時政得失憂深而見之明戊申成衍之告垓圻也怵迫之徒無敢請逮而公獨固爭之竟許拿而旋釋至庚戌與思孝等累俱伏法人始服公先見嘗言蕩平之論壞人心術使士大夫氣節廉恥喪盡無餘世道之害將無窮也涖藩邑寬簡爲治明聽斷奬儒學賑貧窮疏寃獄民多刻石以頌之喜朴素辭受不苟晩來家人內窘而公恥無事而食於　上戒不受西班祿邊守送藥蔘而公留俟其解歸辭以邦禁而還之封識尙宛然然而在公俱疏節耳唯其當言而必

言當去而必去不眩於進退之際超然於奔趨之中終爲一世完人此士類至今嗟悼而不能忘者也余與公後先登朝自謂知公最深公沒已數十餘年世路日艱余又老且死矣安得復起公九原而一與之討盡平生乎嗚呼悲夫銘曰

金出羅系分籍鹽城博士典學密直蜚英文翼侍郎咸有盛名祖禰及公三世文纓掌憲抗直時權迺攖一斥不復公定歸嬴裒然上第蚤揚　王庭一節三朝幾閱陂平討皐料慝納忠陳誠奚奚隨奚激壹是平亭時議忞忞傳以箕經衆方熙穰義則晦盲公獨

永歎囊封乃呈鼎呂一言厚裨世程槩公孅質旣溫且貞澹如古井泊爾无營為所當為毅然義形循始訖終耿有休聲故人作詩篆于桓楹來者其徵垂眎千齡

議政府左參贊致仕金公神道碑銘 並序

國朝四百年來士林之禍殆十數而然皆止於戕忠賢以快私憤耳至如屠摘將相卿宰欲以上浸於貳極者無復如辛壬之熸且酷焉 聖上初元雖畧行誅譴而元惡巨慝多自如當國者又假借蕩平之論外以承 聖上惡黨之意而下以煽一世靡然盖

黨議之出將二百歲而汨陳忠逆貿亂白黑又無甚
於蕩平之害當是時其能正色昌言上告下聒以討
復爲家計超然獨立於來往熙穰之外終爲一代之
完人者其惟故議政府左參贊致仕金公乎公自少
已伉直敢言嘗掌太學議倡諸生請以 皇明不祀
之回甲爲 神皇建廟由是而 皇壇設焉初入臺
劾通信使趙泰億等奉命辱國 肅廟納廷臣言受
尊號公追疏斥廷臣媚 上乙巳改紀以大司憲上
疏言自 聖考大定斯文是非失志之徒含毒逞凶
至以建儲爲廢立代理爲簒逆惟謀危 殿下泰耇

冒嫌之說倡於前鳳輝疑惑之語和於後逆鏡上變於外妖儉搆禍於內至於賊虎出而其經營排布之狀著矣旣誅鏡虎而獨靳於耉輝何哉鏡賊之疏逆節已露獨誅鏡而不及於同參者又何也尹恕敎疏中金姓宮人供奉已久所愛亦愛等說顯有指斥用意叵測不加究問無以解中外之惑矣又言頃在壬寅權益寬疏以巨魁對四凶而爲說渠輩常稱四大臣爲逆魁忽於四大臣之外說出一逆魁文勢指意極其陰凶宜令政院考出明正其罪不納丁未 上厭舊臣爭討逆有大進退公在鄉上疏言臣雖不能

碎首丹墀感回 天心今與輝鏡之黨並列班行臣不忍爲也相臣光佐摠史局以其二三私黨之書卒見貶於 肅廟實錄請改成史公以前任撰修上章自引曰傳泄史語邦有常刑今乃指擧事實直請追改縱恣一何至此大臣擧撰修諸臣平日言行極加詆辱臣等言行固無足稱而當渠輩濁亂之日首以一鏡爲實錄堂上人之言行必如一鏡方可合修史耶一鏡逆節彰著而大臣特加奬拔至擬大司馬則大臣言行亦可知已臣嘗論權益寬疏語陰凶渠以一鏡至親爲其謀主國家失刑罪止投北廟堂首加

擢用何也一鏡逆節實在疏與敎文而敎文之作在於壬寅九月玉堂陳劄在其八月而敎文中誣逼文字皆從堂劄中出及一鏡伏法渠輩塗抹政院日記拔改玉堂劄錄此皆 殿下所親覽而汲汲奬用有若償勞如有一分顧藉其敢若是一鏡雖死一鏡之血黨充滿朝廷一鏡之心法言議復行於今日逆臣遺孽布列左右何不思正之而一任其簸弄壞亂耶特命安置大靜明年移靈光冬蒙宥庚戌秋除刑曹參判上疏引壬獄反案事曰最初上變之辭元無着落及其設獄廣張名色衍楊誅滅之酷自刑獄以來

所未有者甚至以杖敲脅脅骨皆折可知其所服多出脅迫李宇恒張世相之結案皆出於死後則可見其操縱幻弄隨意爲之況獄事肯綮惟在三手而櫃藏之折柄短刀不滿一笑盛節所引張姓譯官吳姓馬徒金姓宮人終歸虛無則首尾鍛鍊畢露無餘而所謂敎文圅圖爲說末乃以不忍言不忍聞之語結作一篇宗旨其意專在於誣逼不敢言之地臣等遂請伸其獄刱勳罷科次第準請而至丁未獄案復反則臣等自有當坐之律大臣以修史不公斥臣等而不加以罪何也　上却不報冬以災異求言公應旨

言　先大王不幸有疾羣奸乘機交結宦妾圖竊權
柄其意惟不利　殿下末乃粧出逆虎上變於冊使
先來之翌日誣逼之語果發於凶口爲臣子者誰不
欲沫血痛辨而反請獄招之干於　春宮者勿書文
案撤庭鞫而移本府有若何㨾事情隱在其間以爲
眩惑聽聞之計其後益寬之疏玉堂之劄首尾情節
灼若觀火而到今千罪萬惡盡歸於一一鏡乃謂凶
書逆檄皆原於敎文然則敎文之至凶至惡元不難
知而奈之何大庭宣讀之日滿朝臣僚莫不側耳而
聽交手而賀無一人驚心痛骨聲罪致討也若以春

秋之法斷之則當日諸臣得免趙盾許止之誅者能幾人哉當是時一代望論同歸於一鏡贊以社稷之功擢之八座之列至於被謫而猶敢救解伏誅而不請孥籍及夫戊申之後乃以大逆之魁書之播告之首罪則一也而戊申前後輕重判異何也夫以一鏡爲麟佐之魁而知麟佐之情者死於法知一鏡之情者晏然翺翔非止知情與之爛熳同惡者亦蒙顯用元凶巨惡布滿中外亂臣賊子相繼前後以至蠱變搆禍逆竪入闕倫常斁絶義理晦塞不幸蕩平之論尤爲世道之害逆反爲忠忠反爲逆是者不爲全是

非者不爲全非注擬惟務參半黜陟必求其對崎嶇艱辛硬做勒成正與朱子所謂自然之平大相反戾謂之以革舊圖新凡係往事一付之先天爲今臣子北面於　殿下而豈忍與　殿下之逆臣比肩接武上下周旋於朝廷間哉蘇轍曰人君以利使臣皆爲邪臣以義使臣皆爲忠臣今　殿下使臣以利不以義進之如縶馬牛退之如逐犬豕震以威怒脅以譴罰如是而欲望厭伏羣心變化一世以做無偏無黨之治得乎　上震怒焚其疏癸丑以副提學連上疏申前說語多觸忤　上屢下嚴敎刊名朝籍丁巳

上因事激惱却常膳以近臣承嚴旨不胥命旣親鞫以臺臣處置失指命正刑旋俱寢仍會諸臣宣大誥且賜酒諭令洗滌黨心一歸蕩平公亦入參及除副學上疏擧前事陳戒甚切且言臣親承誨諭必要去舊見來新意而頑迷固滯依舊前日腔子反已省察受病之源在於氣質之未化終恐爲 殿下之罪人也戊午公以年至欲一覲耿光仍乞休致暫至京拜都承旨時適虜使續至朝廷陞公資憲秩差伴送使仍令儐後价公以往役異供職遂勉承旣竣還復屢申懇而不得請明年 上又激朝議欲傳禪而旋止

公上疏復極言蕩平之害有曰天下萬事有是則有非苟能克去偏私鑑空衡平則用舍刑賞皆得其當朱子以不分是非而猥曰無黨謂以大亂之道　殿下盖欲消融保合俱收並用而注擬多寡或異則輒疑其偏重彈論色目不同則亦疑其傾軋　殿下伺察羣下羣下揣摩　聖意用人論人唯務互對一言一事無不計較其流之害將不可勝言必以正是非辨邪正爲蕩平之本則義理自明朝廷自正朋黨自破而可成眞蕩平矣前正言李彦世上疏盛論金領相在魯且詆左相宋寅明右相趙顯命竄北邊掌令

尹光天請對救彥世語觸世諱夜半親鞫栫棘絕島
已又入左右相言拿鞫彥世公時帶憲長手寫疏馳
上之引唐介彈文潞公事言彥博一無自明仁宗亦
莫詰問今首相未能法彥博而左右相不顧論已强
勸鞫問彥世如不能生出則天下後世以今爲何如
也光天一觸忌諱幾至撲殺伊日近列惜無漢庭老
臣不能救解臣竊羞之 上雖爲大臣地削公職而
諭之以剛直心公丙寅 上知公終欲告老始許其
面副秋以左參贊入對 上使起瞻 天顏令春宮
讀書而聽之乃許所請時朴贊善弼周赴召請以

景廟疾患攙入大訓以明辛壬人乘時搆禍之意相臣趙顯命將臣朴文秀俱言不可追提以傷至情以沮之公臨歸上疏畧曰人主一心萬化之原而 殿下操存不固省察未精輕視臣僚厭聞諫諍不計是非唯意所欲處分之非常政刑之失當不止一二而大臣以固寵保位爲至計三司以避罪遠罰爲上策君德闕失視若尋常隨事逢迎謟諛成風致使 上心傲然自聖無少顧畏進退賞罰唯循一已之私人心不服國綱日頹願 殿下遠佞人達四聰克遵古訓以光 聖德儒賢袖劄盖其所蘊 殿下諒其苦

心欲明大義而不意蔑倫死黨之說反出於數十年
倚毗之勳相勳將 先王患候元非可諱而盖以諱
疾然後賊輝凶疏逆鏡教文凡諸誣逼 聖躬之語
皆可以實之渠輩欺蔽幻弄之罪亦可以掩得矣唯
聖上亟擧典章嚴加誅討焉是盖公終始秉執之
大義而臨退尤眷眷焉公諱有慶字德裕慶州人鼻
祖仁琯高麗太師有諱自粹國初召以刑判在道自
裁高祖諱積察訪値昏朝歸瑞山子孫仍家焉及公
貴贈曾祖教官諱弘弼吏曹參議祖諱自珍吏曹參
判考進士諱斗徵吏曹判書妣坡平尹氏郡守弼殷

女公癸酉司馬庚寅文科內則春坊說書司書弼善
輔德諫院正言司諫大司諫憲府持平掌令大司憲
玉堂則自修撰至副提學俱力辭不就知製敎同知
經筵義禁春秋　世子賓客吏戶禮工刑五曹參判
都承旨漢城左右尹判尹工判參贊籌司槐院提調
外則金泉察訪鎭安縣監以御史廉問北路以問禮
官迎虜价擢義州府尹用范文正湖州故事饑歲大
繕修城堡噲然改觀爲黃海監司設牙兵輪番以備
緩急壬寅被誣捏謫肅川移洪州乙巳宥還陞北伯
廟堂以乏人奏留之間赴燕敘勞陞嘉義屢覃恩陞

正憲崇政戊辰以年八十例進崇祿公自是春稍示憊自度不可起草家誡條列周詳疾甚却藥不肯進親舊有問必手書答謝來見者握手相訣值邵子亾日自寫邵子臨終詩以示意澡潔正枕席屏婦女而逝寔七月八日也訃聞輟朝市賻祭如例葬于瑞山蓮花山下辛向之原夫人李氏國姓執義箕洪女先沒而祔于左二男長漢明郡守次漢房府使二女婿李希益都事俞直基同敦寧側出男漢孺女歸權五性孫男聖柱祥柱昌柱章柱鼎柱孫女婿朴道源大司諫申景濰趙重賚俞在黃仁熙進士朴相圭外孫

李出埧墉墢柳脩司諫金東淵妻俞出彥鏶監役彥鏞縣令彥鉉彥鎬正言公爲人勁直疏快狀貌清羸如不勝衣而精魄過人遇事有可言雖當世所大諱不計死生利害而必極言之故一時多憚之平居豈弟和易善推己及物與人處無毫髮畛域或以見欺爲言則輒笑曰寧見欺猜防非君子心也其雅量又如此孝友尤出人尹夫人寢疾竭誠扶持三十年如一日痛幼而失怙不能持喪制自戊午喪餘日用布素衣冠晨夕哭墓以終三年間除關西伯 上初欲令必赴闕方侍墓爲之嗟感卽許遞仍賜食物公沒

後湖儒上章請褒筵臣亦交口稱奏特命旌其門後又賜謚孝貞至如營理先代祠墓恤寡妹撫堂弟極其力所及皆孝思之推也每晨起謁廟退坐一室終日對案老益嗜朱子書手抄其切身心關世道者研究體行凡所言議一皆根據朱子其戒子孫勉士友亦惟以此當蕩平之論始發也四五卿宰共論出處公曰今日士類所秉執卽討亂逆辨　聖誣也進則必伸此義否則退死丘壑吾志已定矣其後士類之初欲自好者稍稍褰裳而公獨全素執以此釋褐殆四十載而仕於內外不滿十年其餘非窮濵四山則

漁樵耕牧而已惟其所論說旣屢觸 天威雖嚴譴
震疊傍人爲之縮頸而旋被褒諭位遇不替者豈非
公誠忠素孚於 上而然歟古云君明臣直信乎其
有以也拓基少已以父友事公晩又躡公後塵儀公
特操如卷中人公之下世已一紀餘而余將老且死
矣俯仰今昔自不禁愴涕謹撮其大者仍爲之銘銘
曰
麟經大法莫嚴討復箕範聖謨丕闡皇極可捉可恕
爰分主賊調停建中是謂穿鑿晦翁於此痛加剖析
級夷風隤斯義幾熄嗟惟我公勁操卓識人爭刼刼

公獨義激世方悫悫公獨明燭一天爲恥國賊宜殛
詭經自私异言宜闢封章十數字字刳瀝臣有所受
朱訓炳若大聲竭論矢死無斁人主變色聞者奪魄
絶海荒陬如履戶閾 上亦知公袞褒旋渥爾惟心
公爾惟剛直匪公之直 王明有赫進必嬰鱗退甘
塡鑿猗公完節古猶罕覯奚所致斯緊惟學力公厭
世紛浩然無怍孰張正論孰振頹俗 重宸興悼善
類太息有銘在隧昭示千億

司憲府大司憲李公神道碑銘 並序

今 上初元乙巳春大起前時譴謫以前佐郎李公

諱顯祿拜兵曹佐郎因以歷敭三司銓郎旋陞緋玉
按察湖南進秩亞卿職長風憲廩廩朝暮至大官無
幾何公遽不淑士類至今追悼之不衰今公之孫持
家狀求余銘余何忍辭謹按我 世宗大王別子廣
平大君章懿公諱璵生永順君恭昭公諱溥歷五世
至諱厚源策靖社勳議政府右議政完南府院君諡
忠貞於公爲高祖公字永甫曾祖諱迵忠勳府都事
贈吏曹參議祖諱山輝通川縣監贈吏曹參判完川
君考諱涉早世不仕亦贈吏曹參判完興君妣坡平
尹氏軍資監正悏之女公在娠完興公夢忠貞公授

以玉刻童子曰此家寳也須珍護之既覺而公生焉公禀質英發學語便解文字九歲而孤哀哭如成人甫成童荐遭完川及夫人喪持承重制伶仃孤子猶自力劬業文藝夙就丁亥錄忠貞公冢嗣除 獻陵參奉序遷掌苑署奉事又丁忠貞夫人憂服除復除濟用監奉事歷數官拜金溝縣令移全州府判官辛丑秋遞歸壬寅擢謁聖文科除禮曹佐郎不就時凶黨起誣獄煽士禍仍錄僞勲宣言不與盟者罪不測當之者無不惴惴公獨確然不撓與數三同志牢臥不起言者交章極論目之爲黨逆自拿問而削黜竟

竄之于嶺之順興府公夷然居之如樂土者四歲蒙
宥歷兵曹佐郎正郎吏曹佐郎弘文舘副校理校理
副應教應教知製教議政府檢詳舍人司諫院司諫
司憲府執義兼侍講院文學弼善　肅廟實錄都廳
時羣壬雖畧死徙而巨魁尚自如懲討不嚴義理未
伸公於是時屢入三司筵對劄論未嘗不隨事盡言
言之雖未得一切見許而惟　上亦諒其忠款眷注
甚殊嘗因灾進劄條論官方未清財用未節恩賞太
濫辭令太煩終之以勉　聖學掌令成震齡言事補
外任徵夏疏陳羣奸矯誣狀遠竄公與同僚求對請

寢丙午用 宗廟修改都廳勞進通政階拜承旨自
後纔遞旋授未周歲凡五入間拜兵禮刑三曹參議
以大司諫疏請討復必嚴義理必明敬大臣以禮待
臺閣以誠爲養乞外朝議惜其出命賜米帛再陳懇
始除洪州牧使數月移陞全羅道觀察使公前在金
溝與全州賙饑釐瘼修戎備振儒化俱有成績全有
久獄連染死者亦多公只罪誣之者而盡釋無辜蔓
有蓬垢數人流涕叩謝令節設酒食以饗老貧助士
民之貧不成婚喪者甚衆全民已愛戴深矣及是旣
按道又適大侵悉發營儲單車巡撫助其不給一路

方顒若忘饑而朝廷遽有大進退公亦被罷屛居黄山江上戊申逆亂蒼黄奔問稍定參會盟祭例陞嘉善襲封完陵君除刑曹參判以前事引義不就明年除戶曹參判特下諭召公不得已還朝兼副摠管籌司堂上與諸臣入陳亂逆之所由起　聖誣之所未暴反復不已移大司諫大司憲上疏言疏下三賊尙保首領金翰運減律附賊之罪不可不痛繩也又奏言指聯劄爲是則四臣無罪謂四臣有罪則聯劄爲非今申致謹旣曰其人有罪則其不悛舊惡肆爲邪論宜加嚴討以懲亂賊又曰四臣之死只以聯劄代

理爲罪則聯劄卽四臣四臣卽聯劄聯劄與四臣固不當分而二之此義未伸之前爲　殿下臣子者何可一日立於朝也臣等秉執義理的確誓死不變及聞筵教以聯劄歸之於光明正大則四臣伸雪自在其中而兩臣待諸臣上來從容處之爲教意謂君誣可雪國是可定而今過四朔終無處分將明之義理亦將反晦其可因仍蹲冒進退無所據乎未幾以親病乞歸復申前說　上留其疏特召公諭之以向知卿欲長往今疏又如此非所望於卿者公對之如前疏　上許以歸護俟閒將來明年連除同知經筵副

摠管三月竟遭內艱公哀毁踰禮雖疾甚衰絰不去身奠獻必親竟以十月十八日卒享年四十七臨終語子姪曰吾家休戚之義視他尤別而忠貞公歿時以子孫之立身報國丁寧垂誡况吾蒙殊眷未能效萬一先祖當日之訓深有望於汝輩也恬然無怛化色訃聞下敎傷惻吊祭如儀優致賻賵出常例葬于廣州池谷先兆子坐之原公風儀粹美秀出班行間事親盡其誠完與公嘗寢疾夜遽革時一御醫名於術而驕亦如之公方幼齡而徑造醫家淚被面語絕悲醫者動容握手曰眞孝兒顚倒來診忠貞公夫人

篤老淹疾公不解帶以養之久愈不懈一弟早夭經
理其家事教養其孤幼無少間與人交不設畦畛貴
賤不易晩登朝深被恩遇公亦感激不避諱忤前後
疏奏一以辨君誣定國是爲去就大閑故有召雖黽
勉暫入旋出郊舍專心致養手抄朱子語朝夕玩閱
逌然自適而然其一心憂時耿耿未已噫自公下世
已將三紀而　聖念猶不替公之子屢入輪對必賜
恩言公之孫登司馬特召見至教以天不假年於完
陵予不得大用噫此可以見君臣之際矣夫人安東
權氏吏曹判書正獻公尙游之女喆範懿行六親稱

之葬祔公墓左舉一男一女男權中府使女適沈鑄佐郎府使二男長商舟判官次商雨未娶而殤女婿洪相胤鄭昭煥金鍾最俱士人佐郎繼子謙之商舟二男二女男心淵餘俱幼洪出一男元燮鄭出二女幼金妻夭不育余與公相周旋久矣如公之雋朗爽敏足兼數器投之所向小大咸宜求公之世未易能先之者而一疾奄忽竟未能大有施設寔亦運數所關公亦奈何乎天哉謹掇家狀仍系以銘銘曰

世支十六三唯廣平永順承之趾美宗英降及五世又生忠貞公寔玄孫爰襲典型始困鸞棘俄闡鵬程

蹈險守正處坎乃亨淸塗華貫殆徧歷揚㒓𢝋筵對
懇懇封章是非宜正義理宜明旣按南服旋陟亞卿
迭長省臺亦參樞庭佇期大任爲國榦楨公則逡巡
甄義丁寧胡遽一病竟由疢㥋　聖朝悼惜恩備哀
榮我爲銘詩篆于桓楹

成均館大司成申公神道碑銘 並序

孝廟旣卽位招延耆碩儒士朝著淸明浦渚趙相國
翼時在政府爲　上言新服之初敎化爲急師儒之
長尤宜愼擇前府使申某自少以經學爲業用力已
久在今未有及之者請任之久勿遷俾專敎導於是

拜公爲成均館大司成公慨然以表訓成就爲已任
方有所施設而公已病矣竟以庚寅八月二日卒春
秋七十五有八男鄭東溟斗卿詩之曰才子高陽里
門徒太學生儒林相與吊誰繼大司成時以爲知言
云公諱敏一字功甫自號化堂平山人系出高麗太
師壯節公崇謙高祖諱永錫司憲府監察曾祖諱援
社稷署令祖諱廷美司馬兩試贈判書考諱黯司
宰監僉正以大耋陞通政贈左賛成妣順天金氏節
度使墀之女萬曆丙子生公十八聘于成滄浪文濬
之門仍受業於牛溪先生立志堅固講讀甚勤先生

亟稱其寡慾安貧邁往有大志期望深切乙卯連登
司馬文科賊臣爾贍托戚屬來賀致款公不之應大
見忤遂分隷國子除成均館學諭爲省峴察訪轉司
憲府監察又連除延曙銀溪察訪輒不久自罷去
仁祖改玉始通顯塗丁卯虜難 上欲臨駐松都以
規進戰公上疏言其非計及扈入江都廟堂方主和
公又極陳其不可後又上封事畧曰今者 宗社危
亾之機生民糜爛之禍必至而無疑其所應變莫如
選將鍊兵一意征繕而其本在 殿下一心先罷內
需司以補軍餉抄其丁壯以濟軍兵旣出內需則諸

宮免稅各衙門屯田魚鹽皆當歸之管餉旣抄內奴則勳戚士豪之奴隷皆入於編伍必有大變通然後可以服人心振紀綱願亟下哀痛之敎深陳旣往之悔變弱爲强保國家而伸大義苟冀偸安僥倖萬一而虜騎猝至將無以爲臣竊痛哭 穆陵緬禮禮曹請於破 舊陵下玄宮及望日與祭 陵日服緦哭臨而餘時則黑笠白衣黑帶公上疏駁之曰未虞之前皆 殿下當服緦之日也只服四日抑何義也改葬之禮子於父臣於君皆服緦由哀痛如初故也夫以哀痛如初而只服四日甚無謂 殿下當與百官

常服緦麻視朝則用白布衣冠至虞而除庶幾盡其情文矣 元宗追崇議起上疏言漢祚旣滅光武光復舊物而以嗣元帝之統不敢追崇其四親況 殿下親承 宣祖之統而乃敢追崇大院君乎又言莫重擧措朝論未定而强拂羣情亟欲擧行之失被譴罷後又言聖人之孝固以尊親爲大尊親之道不違於禮然後可謂孝矣徒知尊親之爲孝而一毫有違於禮則失其尊祖敬宗之道而反害於孝矣 殿下擧義爲 祖宗也爲 宗廟也追崇大院君而徑祧祖宗則非徒於義不可雖大院君之靈亦必不寧

非所以事亡如存之義也且請亟寢諸儒臣貶逐之
命劾正異議者蔑公論之罪嚴旨竄江界經年始宥
還丙子朝廷據義絕虜使公又上疏請備器械添防
守收人才擇將帥堅定戰守之志其冬虜果大入公
從難于南漢城及江都陷而宋公時榮李公時稷等
死之虜急索斥和臣公長子恂亦其一也或告以事
急公毅然曰苟以義死死亦何恨鄭桐溪蘊時在坐
義而嘆曰今日如公者幾人耶及恂自江都歸拜公
於南城下公謂曰汝雖不及宋李諸人之死而父子
生而得相見亦幸矣時當喪亂之中骨肉相逢人皆

涕泣悲哀雖鼠竄鷸息徒幸其苟全而若公父子造
次相勉之言若是峻正旁觀者自不覺激仰悚惕云
難已即下嶺南寓居金山尙州等地以扈從勞陞通
政階戊寅移寓於小白山下庚辰始拜承旨公黽勉
赴召時虜將駐灣上威刷走回人又執金淸陰數公
以去公上疏言　上在靜攝中固未可開筵亦宜臥
內召對諸臣咨諏時事則必有以開廣聰明裨益籌
畫豈不愈於獨與宦妾處哉又言今此刷還舉國驚
駭有同變初必有格外異數乃可感人心回天意該
曹雖自送價宜從內庫出物以爲臣民倡民者　殿

下之赤子父母之於子救之無不用極不實其物惟
德其物此亦祈天保民之術也又曰金尙憲自許明
白一死而若至瀋中被拘則方便可捄之策令該曹
善處以爲終始保全之地後又遇灾疏請修省且請
罷大君家營繕值歲疫民多死亡請令外邑開倉賑
救至秋勿捧以召和弭灾後又應旨上疏請擇守令
淸仕路備荒政恤士卒廣軍需選師儒育人才尊朝
廷甲申燕都不守崇禎　皇帝凶問至公私慟曰天
下將左衽矣率子弟哭於家入對奏曰禮爲舊君有
服況中朝之於我國實有再造之恩乎每讀樂毅與

燕惠王書未嘗不三復流涕今國破君亾乃反恝然
臣竊痛之孟子曰雖加一日愈於已請追服以存終
始之義彼若有嘖言臣請自當 上曰其言誠是仍
令密議大臣或托疾不獻議或以慕虛名受實禍沮
之事竟不行公歷官戶曹佐郎禮曹佐郎正郎連除
司憲府持平掌令司諫院正言司諫侍講院文學弼
善輔德者前後以十數尤以善輔導勤勸講最多且
久於春坊又爲成均館直講司藝司成通禮院通禮
司䆃軍資尚衣司僕奉常諸寺正以賑恤從事官分
賑湖西兼宣惠廳都廳湖南右道敬差官兼檢堤堰

間出爲沔川郡守既賜緋五入銀臺自同副至左承
旨爲禮曹工曹參議工曹素貧於他司而公一意節
縮庫儲匠布倍前充牣長僚以白之 上嘉歎不已
公慨念時事不樂在朝力求外爲永興府使地近邊
俗甚陋公律已廉簡修學政勸耕桑宴高年設鄉約
時延生徒口講指畫陳說禮詩旱澇必躬禱輒有應
仁廟陟遐求差進香官奔哭仍遞解及除國子則
每引諸生課日通讀經傳心近諸書講說論辨又修
古制輪設四學課製中外方想望其興學校振士風
而不及就也公初娶昌寧成氏先沒一男恂文科通

政府使後以斥和特贈贊成謚忠貞四女婿長曹漢
次李晃次李㽦牧使次趙一豪再娶坡平尹氏司直
聃年女有一女適金墇三娶海州尹氏僉知宗魯女
七男憬惰㦜懹悻悜忼惰參奉懍文科留守一女適
李齊黃今至五世六世內外支裔多不可數只記其
得姓而仕者孫命圭執義命著縣監曾孫銓參奉銋
左參贊謚忠景録兵使錩府使錯監役鐔大司諫鈗
同中樞鏶僉知玄孫思奭庶尹思遠判官思說縣監
思永承旨思喆領中樞思迪牧使思冏兵使思顯監
役思建參判思儼水使思憲郡守思運校理五世孫

晙同敦寧晗郡守奐睷俱縣監矆都正暐參判曉領
議政晦判書著參奉六世孫光胄別檢光翼兵使光
紹參奉光勉主簿光綏永城尉光蘊都事光復洗馬
光健縣監光履賜第光緝新及第墓在坡州泉峴永
平山酉坐之原成夫人及海州尹夫人並祔左右坡
平尹夫人陪葬果川贊成公墓旁後以兩男從勳累
贈公至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別職如例三夫人
並從贈貞敬公貌偉而氣和忠樸質直早親有道篤
志問學晩雖爲親屈意舉業而進修不懈待人則寬
舒樂易而及至義理是非之分則截如也不以禍福

易其操同春宋文正公常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者正爲此丈準備語也事親甚孝丁憂廬墓盡制親忌或疾未參則加素服哭於外寢與兄弟友愛亦至仲兄沒而視三姪如已子甥孫女貧不能昏則率置于家擇婿具奩而嫁之遠近親戚周恤備盡歸之者如家敎子弟絕去浮華戒勿言朝廷是非他人過失居官勤謹守法奉公事君不欲苟祿隨事盡言誠意懇篤門無雜賓室無雜戲惟左右圖書不事生產作業居處被服一如儒士自經傳以及儒家諸書無不研究雖耋年書未嘗去手而尤深於春秋作春秋說三

十篇多闡四傳微旨又取先儒之意作中和圖有文
集行于世噫公可謂忠厚篤實窮經憂國之君子人
哉尤其甲申服舊君一議至今猶凛然如昨公眞深
有得於春秋之義者歟不佞少贄於忠景公之門夙
慕公風義今於墓碑之托不敢辭者竊幸發揮其十
一爾仍爲之銘銘曰
維古觀人必觀本原丹青匪色梔蠟寧論猗歟申公
文而樹惇講益溪上學有淵源

知守齋集卷之八

知守齋集 四